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禹貢錐指圖
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王元勛

繪圖監生臣鄭均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禹貢錐指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禹貢錐指二十卷

國朝胡渭撰渭有易圖明辨一書已別著錄是編尤其生平精力所注康熙乙酉恭逢

聖祖仁皇帝南巡曾進

御覽蒙

賜耆年篤學區額稽古之榮至今傳述原本標題二十卷而首列圖一卷其中卷十一卷十四皆分上下卷十三分上中下而中卷又自分上下實共為二十六卷其圖凡四十有七如禹貢河初徙再徙及漢唐宋元明河圖尤考證精密書中體例亞經文一字為集解又亞一字為辨證歷代義疏及方志輿圖搜采殆徧於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之故一一

討論詳明宋以來傳寅程大昌毛晃而下註
禹貢者數十家精核典贍此為冠矣至於陵
谷遷移方州分合數十年內往往不同渭乃
欲於數千載後皆折衷以定一是如郭璞去
古未遠其注山海經臨渝驪成已兩存礪石
之說渭必謂文穎所指臨渝為是漢地理志
所指驪成為非終無確驗又九江一條堅守
洞庭之說不思九江果在洞庭南則經當曰

九江孔殷江漢朝宗於海矣徐文靖之所駁
恐渭亦不能再詰也千慮一失殆不屑闕疑
之過乎他若河水不知有重源則其時西域
未平無由徵驗所引酈道元諸說經注往往
混淆則由傳刻舛譌未覩善本勢之所限固
不能執為渭咎矣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禹貢錐指畧例

昔太司寇崑山徐公奉

敕纂修大清一統志館閣之英山林之彥咸給筆札以從事已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僦舍洞庭肆志蒐討湖山閒曠風景宜人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以渭之固陋相去什伯公亦命繙閱圖史參訂異同二三素心晨

金史卷八十八
夕羣處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受益弘多不可勝道渭因悟禹貢一書先儒所錯解者今猶可得而是正其以為舊迹湮沒無從考究者今猶得補其罅漏而牽率應酬未遑排纂歲甲戌家居嬰子春之疾偃息在牀一切人事謝絕因取向所手記者循環展玩撮其機要依經立解章別句從歷三暮乃成釐為二十卷名曰禹貢錐指案莊子秋水云用管闕天用錐指地言所見者小也禹身歷九州目營四海地平天成府修事和

之烈具載於此篇彼方趾黃泉而登太皇始于玄冥反
于大通而吾乃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亦井鼃
之見也夫其不曰管闕而曰錐指者禹貢為地理之書
其義較切故也

經下集解亞經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
說鄭康成書注間見義疏及他籍三江一條足稱祕寶
司馬貞注夏本紀顏師古注地理志其說與穎達相似
故不多取蔡傳較劣其本師文集語錄所言禹貢山水

如龍門太行九江彭蠡等說亦不能善會其意而有所發明況其他乎採擷寥寥備數而已至若語涉禹貢而實非經解如通典之類亦或節取一二句雖係經解却不成章並以已意融貫綴於其末用渭按二字別之

集解後發揮未盡之義又亞一字二孔蔡氏並立于學官人人已深其中有差謬者既不採入集解于此仍舉其辭而為之駁正諸家之說得失參半者亦必細加剖析使瑕瑜不相掩至於地志水經覲縷本末附以夾注

其文似繁其旨似緩而實有裨于經術所以使人優柔厭飫將自得之千蹊萬徑總歸一轍也是書出幸而不為覆瓿之物異時必有厭其委曲繁重而芟取十之二三以資儉腹者首尾衡決不精不詳此則與科舉之業帖括之編亦復無異真吾書之不幸也已

衛櫟齋澠揆禮記集說其自叙曰人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己吾之著書唯恐其言不出於人此語可為天下法莊子有重言非必果出其人亦假之以增重况真

出其人者乎近世纂述或將前人所言改頭換面私為
已有掠美貪功傷廉害義子深恥之故每立一義必繫
以書名標其姓字而以已說附於後死者可作吾無媿
焉

先儒專釋禹貢者有易祓禹貢疆理廣記程大昌禹貢
論傳寅禹貢集解廣記今不傳僅見于他書所引崑山
片玉彌覺貴重程氏銳志稽古而紕繆實多傅氏綴輯
舊聞附以新意頗有發明惜多散逸近世鄉先生茅公

瑞徵著禹貢匯疏摭拾最博但總雜無紀斷制尚少然

三書之淹雅亦可謂卓爾不羣者矣

鄭端簡晚焦文端
竑並有禹貢解頗

為疎畧

其釋全經者有蘇軾曾旼葉夢得張九成林之竒

夏竦薛季宣黃度呂祖謙王炎吳澄金履祥王充耘王
樵邵寶諸家于禹貢尤為精覈發前人所未發故稱引
特多其餘棄短錄長即有一二語之善者槩不敢遺
諸家書解及河渠書地理志溝洫志水經注之外凡古
今載籍之言無論經史子集苟有當於禹貢必備錄之

千金之裘非一狐所成五侯之鯖非一鰓可辦愚旁搜
遠紹于經不無小補云

山海經越絕呂氏春秋淮南子尚書中候河圖括地象
吳越春秋等書所言禹治水之事多涉怪誕今說禹貢
竊附太史公不敢言之義一切擯落勿汙聖經

國朝名公著述如宛平孫侍郎承澤九州山水考新城
王尚書士禎蜀道驛程記崑山顧處士炎武日知錄吳
江朱處士鶴齡禹貢長箋凡有裨於經義者悉為採入

同事顧景范黃子鴻閻百詩則余所覲面講習者景范
著方輿紀要川瀆異同子鴻有志館初橐皆史學之淵
數可以陵古轍今唯百詩與余銳意通禹貢故雖指稱
引較多景范子鴻後先下世郢人之逝恫乎有餘悲焉
百詩撰四書釋地今已版行膾炙人口四方諸君子諒
有同心知余不阿所好

山海經十三篇劉歆以為出于唐虞之際列子曰大禹
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王充論衡曰

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以所聞見作山海經審爾則是書與禹貢相為經緯矣然其間可疑者甚多顏之推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羈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說允當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紀之山川方鄉里至雖存却不知在何郡縣遠近虛實無從測驗何可據以說經唯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一語大有造于禹貢餘即有可採與他地記無異或後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

欲證禹貢舍班志其何以哉

釋禹貢者莫先於漢孔安國之書傳安國武帝時人孔
穎達所謂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也今觀其注禹貢山
水地名並不言在何郡縣間有繫郡縣者如太原今以
為郡名震澤吳南太湖名洛水出上洛山太岳在上黨
西沅水在溫西北平地桐柏在南陽之東熊耳在宜陽
之西敷淺原在豫章界亦皆顛預鵲突不甚分明其他
無注者尚多豈漢初圖籍不如班固所見之備邪至若

荷澤在定陶而云在湖陵伊水出盧氏而云出陸渾澗
水出新安而云出澠池橫尾山北去淮二百餘里而云
淮水經陪尾江水南去衡山五六百里而云衡山江所
經身為博士具見圖籍者當如是乎又若穀城為瀍水
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而傳云瀍出河南北山金
城郡乃昭帝置而傳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孟津在河
陽之孟地東漢始移其名於河南而傳云在洛北明非
西漢人手筆朱子語錄謂安國尚書大序不類西漢文

字解經最亂道是孔叢子一輩人所假託良有以也世以其在班固前而尊之過矣

漢書地理志郡縣下舉山水之名凡言禹貢者三十有五如夏陽之梁山龍門山稟德之北條荆山美陽之岐山新安之澗水上雒之洛水濩澤之析城山垣縣之王屋山及沅水與滎陽地中軼出之水北屈之壺口山穀城之瀍水平氏之桐柏山及淮水臨沮之南條荆山定陶之荷澤陶丘鉅鹿之大陸靈壽之衛水上曲陽之恒

山恒水萊蕪之汶水蒙陰之蒙山箕縣之雒水祝其之羽山彭澤之彭蠡澤郫縣之江沱青衣之蒙山蒲氏徼外之岷山及江水首陽之鳥鼠同穴山及渭水臨洮之西傾山冀縣之朱圉山涇陽之涇水睢陽之孟豬澤湘南之衡山此真禹貢之山水絕無可疑者也他如氐道之養水非嶓冢之所導西縣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荷水非東至之荷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泝水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

因而皆繫之以禹貢此蓋沿襲舊聞不可盡信者也亦

有實禹貢之山水而不繫之以禹貢者如華陰之太華

山鄠縣之澧水上雒之熊耳山蒲反之雷首山瓊縣之

霍太山

即太岳

長子之濁漳水

即衡漳

屯留之絳水

即降

壑

王之太行山華容西陵編縣之雲夢澤鉅野之大野澤

鄴縣之故大河

即禹廩二渠之一

博縣之岱山蓋縣之沂水萊

蕪之淄水毗陵之北江水

即三

充縣之澧水河關西南

羌中之積石山及河水刪丹之弱水直路之沮水于縣

之泗水成平之徒駭東光之胡蘇鬲縣之鬲津

即許商所舉九

河之

三 皆禹貢之山水也而獨不繫之禹貢此又義例參

差貽惑後人者也其東武陽之漯水雖不言禹貢而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則亦是禹貢之漯矣驪成之揭石山冠之以大冢縣有揭石水而不言山宜乎不繫禹貢也凡此類揆之經旨準之地望參之水經驗之方志一取一舍必有據依不敢苟同亦不敢好異唯期有裨於聖籍無媿於先儒云爾

地理志於禹貢之山水稱古文者十一扶風汧縣吳山
古文以為汧山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
以為惇物潁川密高太室山古文以為外方山江夏竟
陵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安樂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
山東海下邳葛嶧山古文以為嶧陽會稽吳縣具區澤
古文以為震澤豫章歷陵傅易山古文以為敷淺原武
威武威之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澤張掖居延之居延
澤古文以為流沙其所謂古文蓋即棘下生安國所說

壁中古文之義傳之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者也唯終南流沙陪尾不可從餘皆致確

地理志引桑欽者七上黨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泰山萊蕪下云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丹陽陵陽下云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張掖刪丹下云桑欽以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穀下云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教

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

今漢書本有師古曰三字蓋後人所妄加此言

非師古所能引也

中山北新成下云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

滹今按儒林傳言塗暉授河南桑欽君長古文尚書欽

成帝時人班氏與劉歆皆崇古學故有取焉隋經籍志

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長注皆不著

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

閩百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

璞手哉

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云

桑欽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疑

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
又於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其說與漢書無異乃知固
所引即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
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
其名之理唐人義疏例
稱孔君鄭君或曰欽作于前郭酈附益于後
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於經並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
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
手作故往往有漢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不盡由經

注混淆也

酈道元博覽奇書掇其菁華以注水經得從來所未有
唐初名不甚著逮其中葉杜佑撫河源濟瀆二事以詆
之李吉甫則有刪水經十卷不知取舍如何是書傳習
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宋初猶未散逸而崇文
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南
渡後程大昌撰禹貢論頗舉以相證而終不能得其要
領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為之序謂

可以正蜀版遷就之失今其書亦不傳近世文人則徒獵其雋句僻事以供詞章之用而山川古迹一槩不問孰知為禹貢之忠臣班志之畏友哉唯子鴻深信而篤好之反覆尋味每水各寫為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無一不具精細絕倫余玩之不忍釋手百詩有同嗜焉昔善長述宜都山水之美沾沾自喜曰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于千古至今讀之勃勃有生氣吾三人表章鄙注不遺餘力亦自謂作者有靈當驚知已於千古也

班氏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沿歷之地不可得聞唯水經備著之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一一明確間有相去疏闊者酈注又從而補之其說加密直可據以繪圖余釋九州之文每水必援水經以為證而於導水尤詳更摘取注中要語夾行附提綱之下亦或有偕注作提綱者凡歷代史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古今羣書之要語皆薈最於其下目之了了使學者不出戶牖而知天

下山川之形勢亦一奇也大抵著書援古最忌渾轍割裂獨此處有不得不然者蓋水經所敘沿歷之地間有疏闊道元依經注補今所引必經自經注自注劃然分為二段則前後不相貫穿讀者反多眩惑事有變通不可膠柱子鴻與余籌之甚悉海內諸賢幸不以此相譏南人得水皆謂之江北人得水皆謂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黃河曰大河此後世土俗之稱非古制也富順熊過曰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愚謂禹

主名山川亦未嘗假借江河自是定名與淮濟等一例
非他水所得而冒唯漢水彭蠡水與江水會始稱三江
沅湘等水入洞庭與江水會始稱九江蓋皆以岷江為
主而總其來會之數以目之其未合時不得名江也後
世漢江章江湘江沅江等稱殊乖經義九河亦然徒駭
至禹津舊有此水道及禹自大伾引河北行過洛水至
于大陸乃疏為九道以殺其勢因謂之九河入海處復
合為一與海潮相迎受故謂之逆河河未由此入海亦

不名河也水經篇題槩曰某水絕不相假借深得禹貢之意予愛之重之

地志水經之後郡縣廢置不常或名同而實異或始合而終離若不一一證明將有日讀其書而東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處亦有身履其地目覩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縣某山某水者愚故于引古之下必曰某縣今某縣其故城在今某縣某方中間沿革頗多雖不能徧舉其切要者亦不敢遺鄭康成云學者既知

古又知今此窮經之要訣著書之定法也不然則亦有體無用之學而已矣

禹所名之山苞舉宏遠非一峯一壑之目也如云云亭
亭梁父社首高里石閭徂徠新甫皆泰山之支峯禹總
謂之岱自藍田以至鰲厓總謂之終南自河內以至井
陘總謂之太行自上洛以至盧氏總謂之熊耳後人遞
相分析而各為之名愈久愈多釋禹貢者不明斯義遂
謂洛出冢領不出熊耳渭出南谷不出鳥鼠淮出胎簪

不出桐柏種種謬說皆由此生然其言太行終南則又失之汗漫太行越恒山而北終南跨惇物而西有乖經旨吾不敢從至若底柱碣石朱圉大伾之類則又狹小孤露與一峰一壑無異蓋山陵之當路者不得不舉為表識未可執前例以相繩以為必廣袤數十百里之大山而疑古記所言之非也

凡山名不一而足二名如西傾亦名嶺臺外方亦名嵩高三名如岱亦名岱宗又名泰山四名如岍亦名吳又

名嶽又名吳嶽五名如大伾亦名黎山又名黎陽山又
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多至雷首一山而有九名斯
極矣今備載以廣異聞又有山所在之縣各別而實非
異山者如碣石在漢之黎縣而水經云在臨渝後魏志
云在肥如隋志云在盧龍地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
今昌黎縣東黎縣故城之南也嵒冢在漢之沔陽而後
魏志云在嵒冢縣隋志云在西縣括地志云在金牛窠
宇記云在三泉元大一統志云在大安明一統志云在

寧羗地名六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寧羗州北與沔縣
接界處也至若蟠冢在漢中而班固謂在隴西之西縣
積石在羗中而杜佑謂在西平之龍支此又謬誤之大
者辨之不厭其詳諸如此類不可勝道聊舉一隅以資
三反

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無蹤跡弱水自合黎以北流
沙以西亦難窮究紛紛推測終無確據不如闕疑之為
得也江漢淮渭洛禹迹尚存無大可疑者河自周定王

五年東徙之後大伾以下禹河故道不可復問先儒皆以王莽河為禹河故降水大陸九河逆河無一不差然因王莽河之所在而求之於其西則鄴東故大河之道猶可按圖而得也濟為河亂久矣至東漢而河南之濟盡亡賴水經悉載其故瀆後世猶得因此而略知古濟之所行杜佑輒詆之非篤論也善哉金吉甫之言曰凡禹貢地理間有於今不同者或古今名號之殊或人力開塞之異或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蓋如熊耳為謹

舉大別為翼際恒水為嘔夷衛水為庠池此所謂古今名號之殊也榮澤導為榮川河水引為鴻溝徐偃道舟陳蔡夫差溝通江淮此所謂人力開塞之異也榮播塞成平地澠沮二源壅絕逆河化為勃海碣石淪于洪波此所謂陵谷海陸土石消長之變也然傳記尚有明徵禹功未盡湮沒正可據今之不然以求昔之所然苟因此而遂疑聖經之有誤古志之非真其為愚且悖也孰甚焉

水經注凡二水合流自下互受通稱其在禹貢則漾與沔合亦稱沔漳與絳合亦稱降水是也又有隨地異名非由合他水而然者沔東流為濟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是也有太水分為支流而異其名者江別為沱漢別為潛河別為潞是也有伏流顯發而異其名者濟溢為滎是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又正名辨分之義高出地志水經者矣山體不動其盤基廣大者亦不過占數郡

縣若水則源遠流長往往灌注于千里之外伏見離合
曲直向背變化無方名稱不一故撰山經易撰水經難
孔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此不必到處
皆然縣亘千百里之遠然當時實有其地不得不用此
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口一辭豈欺我哉賈
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
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
海太史公曰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

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之所不及皆以為妄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孟子行所無事之說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氏所言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鯨何以績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

中國之水莫大于河禹功之美亦莫著于河釋禹貢而

大伾以下不能得禹河之故道猶弗釋也導河一章余
博考精思久乃得之解成口占二首曰三年僵卧疾一
卷導河書禹莫分明在周移失故渠自知吾道拙敢笑
古人疎冀有君山賞中心鬱少舒班固曾先覺王橫實
啓之九峯多舛錯二孔亦迷離墨守終難破輸攻諒莫

施祇應千載後復有子雲知丁丑二月朔也

河自禹告成之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復塞者
不與焉一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

壽津與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
大河故瀆者是也二王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
河平原濟南至千乘入海後漢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
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三宋仁宗時商胡決
河分為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今青縣入海東流
合馬頰河至無棣縣今海豐入海二流迭為開閉宋史河
渠志所載是也四金章宗明昌五年實宋光宗之紹熙五年河決
陽武故隄灌封丘而東注梁山灤分為二派一由北清

河

即大清河

入海一由南清河

即泗水

入淮是也五元世祖至

元中河徙出陽武縣南新鄉之流絕二十六年會通河
成址派漸微及明弘治中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
受全河之水是也蓋自大伾以東古兗青徐揚四州之
域皆為其縱橫糜爛之區宋金以來為害彌甚愚故於
導河解後附歷代徙流之論而又各為之圖以著其通
塞之迹使天下知吾書非無用之學于康成知古知今
之訓不敢違也事訖于明故時務缺焉

九州之疆界爾雅職方不同於禹貢蓋殷周之所損益也故必備舉以相參次列古帝王所都及諸侯之封在州域者又次列春秋時國土之可考者略見先王封建之制又次列戰國之所屬然後分配秦漢以降之郡國而要以杜氏通典為準蓋前此地理諸書未有以禹貢九州分配郡國者有之自通典始宋承唐制以迄元明雖有沿革不甚相遠故通典之後直接當今輿地杜氏博洽絕倫然間有分配未當者如冀之信都當屬兗荆

黔中以下七郡及雍伊吾以下四郡皆不在禹九州之
限是也又有一郡一縣而當分屬二州者則以有名山
大川為標識不容蒙混如汲郡有黃河河南之胙城當
屬兗不當屬冀黎陽縣有宿胥故瀆瀆西屬冀瀆東當
屬兗是也凡此類悉為之舉正經所言州界多二至唯
徐三至冀雖不言界而三面距河亦三至其未備者必
博考而審別之如冀北抵沙漠徐西抵濟水梁東荆西
界巫山豫東兗西界荊澤是也至于分野主占候以十

二次分配十二國不足以盡九州之土與禹貢無涉唯
一行山河兩戒之說于導山導水有默契焉故時引以
證經

鄭漁仲曰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故兗州可移而
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改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
可改是以為萬世不易之書史家作志以郡縣為主郡
縣一更則其書廢矣此至言也然後世河日徙而南則
兗之西北界不可得詳河南之濟亡則兗之東南界亦

苦難辨華陽專主商洛則梁之西北界茫無畔岸黑水
與雍通波則梁之西南界何所止極禹貢之書雖存徒
虛器耳郡縣能亂其疆域山川亦能變其疆域向之不
可移者今或移之矣非研精覃思博稽圖籍其何以正
之

王者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禹任土作貢皆
祭祀燕饗之需車服器械之飾吉凶禮樂之用國家之
所必不可缺者夫子無間然三語深得其心非但季世

徵求之濫不可與同日而論即伊尹之獻令周公之王會恐亦屬後人依託借曰有之則殷周之志荒矣今釋厥貢必一一明其所用如金銀珠玉琅玕怪石竹木橘柚菁茅之類則又必詳致其辨使知聖人無一徇欲之事庶不敢厲民以自養耳

帝都三面距河舟楫環通諸侯之朝貢商賈之懋遷行旅之往來外國之享王皆以達河為至其水道曲折經悉志之于州未究青徐揚皆由濟漯以達河荆豫皆由

洛以達河梁雍皆由渭以達河冀之島夷由碣石以達河揚之島夷由淮泗以達河崑崙析支渠搜由積石以達河下文所謂四海會同者具見於此矣然當時粟米取之于甸服無仰給四方之事所運者惟貢物故輕舟可載山谿可浮逾于洛逾于汭是也要其間陸行亦不過數十里聖人之重民力也如此後世牛羊用人若張湯通褒斜之道以致漢中之穀陸運百餘里亦不以為難其于聖人之心相去何啻霄壤

古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之內分為九州九州之內制為五服以別其遠近甸侯綏為中國要荒為四夷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者是也五服之外尚有餘地亦在九州之域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是也九州之外夷狄戎蠻之地不登版圖不奉正朔王者以不治治之是為四海此禹貢五服九州四海之名義也宋儒見他書所稱四海有以水言者遂一切撥棄古訓以四海為海水四夷為外國殊不知禹貢九州之

內自有中國蠻夷之別甸侯綏三服則壤成賦之區名
曰中邦要荒二服為夷為蠻沈尹戌曰天子有道守在
四夷仲尼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即其地也不然鄭子
豈外國之君長而大荒絕域亦安能為天子守耶

禹錫圭告成唯據十三年中已然之事錄之以成書其
後非必一一盡同也如舜紹堯肇十有二州則州境之
山川已有所更改封十有二山濬川則山川之秩祀必
有所增益而命禹以百揆兼司空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不僅如此篇所紀而已也至于土田之肥瘠貢賦之多寡聲教之遠近他時亦必有小異說經者但當就禹貢以釋禹貢若牽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

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為限後世犬牙相制之形無有也水土之功以決川距海為則後世曲防逆防之事無有也

考功記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注云防謂脈理

疆理之政以濬畎距川為

利後世穿渠灌漑之智無有也稅斂之法以土田物產

為賦後世口率

音律

出錢之令無有也九州之貢所以給

邦用後世奇技淫巧之供無有也四海之貢所以表嚮
化後世珍禽瓊寶之獻無有也達河之道所以通貢篚
後世飛芻輓粟之役無有也山川之奠所以秩命祀後
世設險守國之計無有也六府之脩所以養民生後世
山林川澤之禁無有也土姓之錫所以褒有德後世彊
幹弱枝之慮無有也武衛之奮所以戒不虞後世拓土
開邊之舉無有也聲教之訖所以大無外後世招來誘
致之術無有也想其時民安物阜別有一天地其君若

臣亦皆心天地之心覺三代以降號稱善治者猶未免
為小康之事哀世之意禮運首述孔子之言先儒疑為
老莊之緒餘由今思之殆不然也學者熟讀禹貢而有
得焉非惟知識日進于高明抑且心術漸登於淳古
已卯余復入

帝城謁大司徒吉水李公以禹貢錐指就正公覽之喜
曰是書博而不雜精而能賅不惟名物殫洽兼得虞夏
傳心之要出以問世誰曰不宜余負牆而謝今春公寓

書天津以示劉侍御西谷先生先生一見稱賞謂從來所未有復于李公序而行之誠異數也嗟乎積病無憊終日仰面看屋梁著書當時聊代萱蕸今迺重災黎衆

諡

音令

癡符之誚其能免乎

康熙辛巳夏五德清胡渭

元名渭生字肱明一字東樵

敬述于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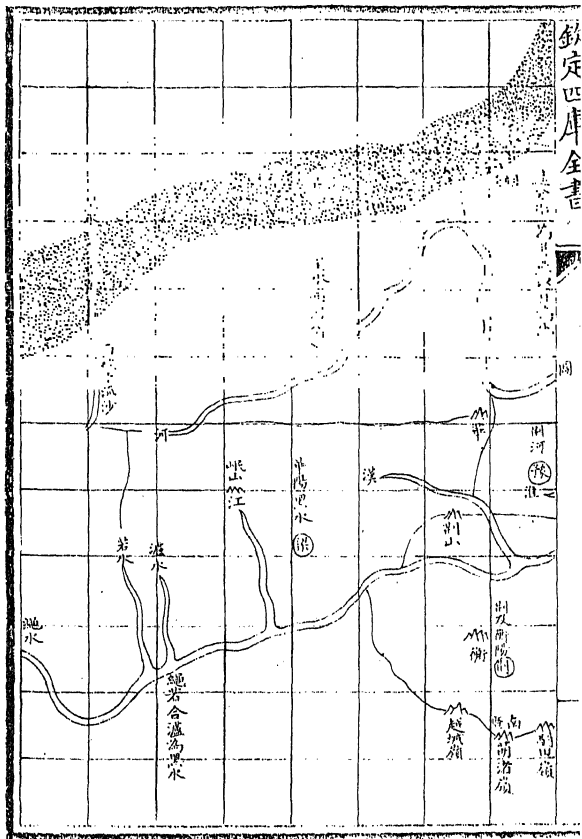
舟次

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與職方氏相為表裏漢初蕭何得秦圖書藏諸石渠閣武帝又嘗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其古今圖籍亦云備矣而未聞有所謂禹貢圖者禹貢圖之名自後漢永平中賜王景始也此圖及蕭何所得至晉時已亡故司空裴秀自製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今其序載晉書而圖竟無傳宋程大昌撰禹貢論繪山川地理圖三十有一而各為之說歸太僕有光言其亡友吳純甫家

藏有是圖乃淳熙辛丑泉州舊刻今亦不可得見又合沙鄭氏東卿著尚書圖七十有七其繫禹貢者凡二十五項從藏書家借觀亦宋刻世所罕覲其用意勤矣惜乎山川之脈絡猶未精審而先儒之舊說與經不合者亦莫能正也明漳浦何模平子撰禹貢圖一卷有江左人為之序以為上自山海經下逮桑經酈注古今水道條分理解如堂觀庭如掌見指余聞之不勝嚮往恨一時無從購求耳嗟乎名號有異同郡縣有廢置陵谷有升沈土石有消長古

今之變不可勝窮說經至禹貢難矣而為圖則尤難曾無
萬卷之藏足無萬里之行而任意摹寫曰此禹貢圖也有
不為人非笑者乎雖然圖不易為也而終不可闕苟有
說而無圖則山川之方鄉郡國之里至學者茫然莫辨
說雖詳亦奚以為於是不揣孤陋既作錐指輒據九州
五服導山導水之文證以地志水經參之諸家傳記略
倣朱思本意計里畫方為圖四十七篇冠其首而限于
邊幅布置偏側昔謝莊依左氏地理分國製木圖方丈

賈耽海內華夷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寸為百里
此猶可以舒展今圖附卷首縱不逮咫廣裁盈尺居謝
百之一賈九百九十之一而欲以賅寰區之形勢真有
如淮南王所云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者勢
有所窮數有所極故為禹貢圖難而就經為圖則尤難
但使東西無易面遠近不相背說之所及以圖證之圖
之所不及以意會之辨方正位存其梗槩而已如必曰
非身所親歷終無以得其真則愚與有罪焉夫何敢辭



爾雅九州圖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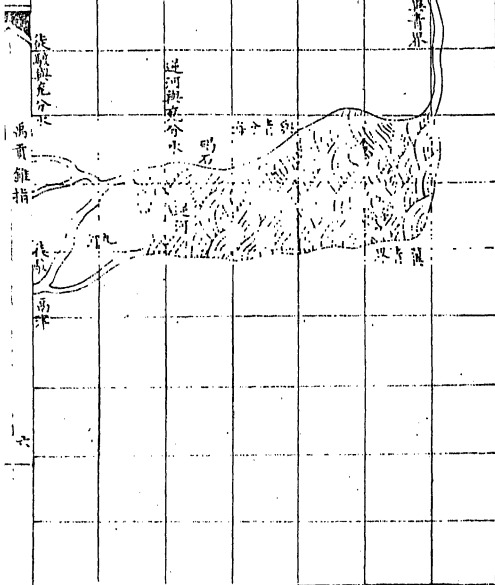
附每方七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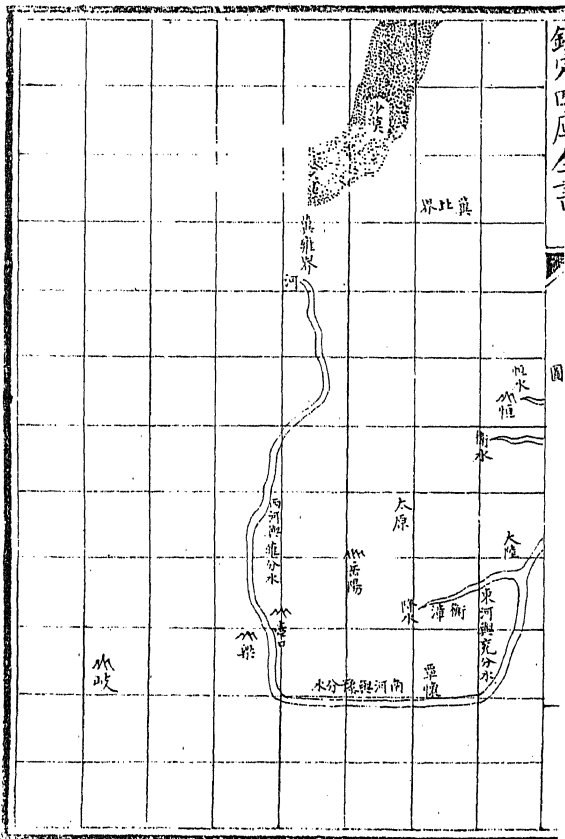


冀州圖第四

每方三百里

大宅口車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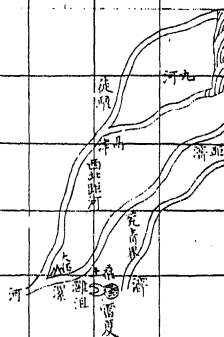


兗州圖第五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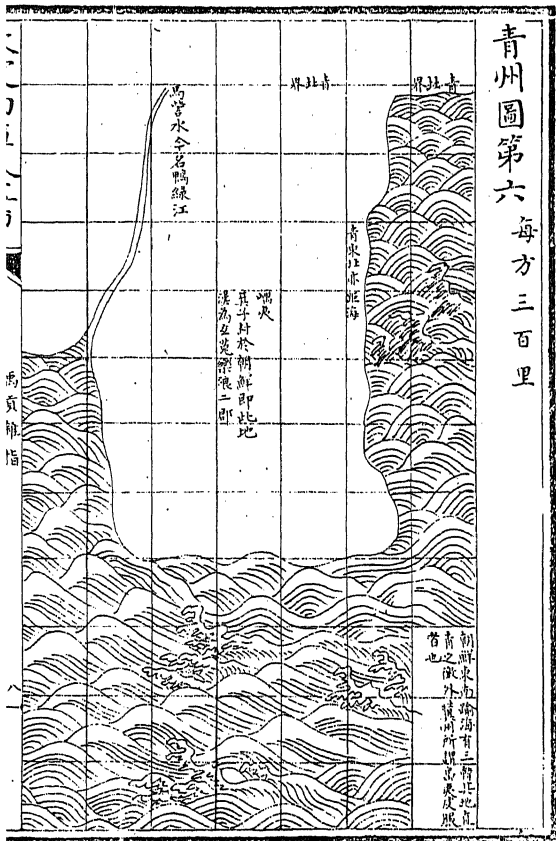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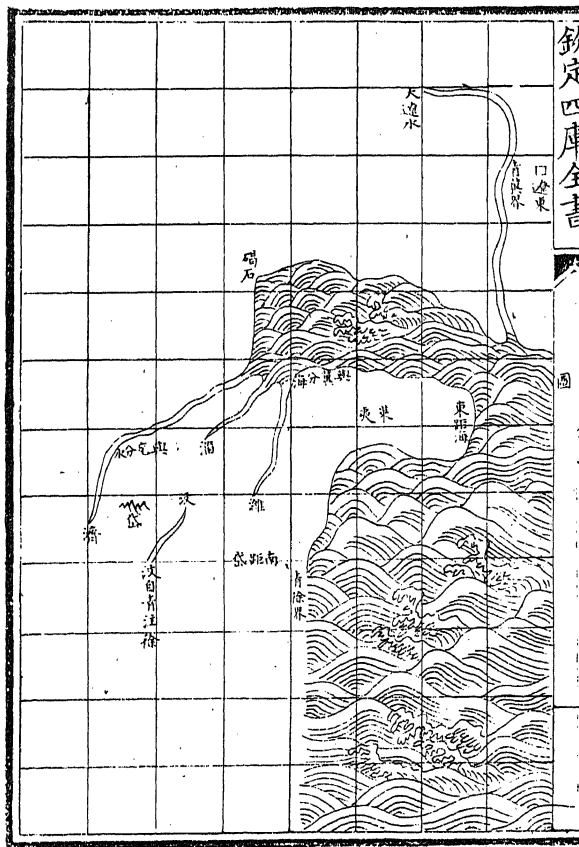
徒順與巢
皆在宛城
皆之八枝



青州圖第六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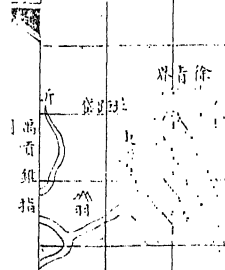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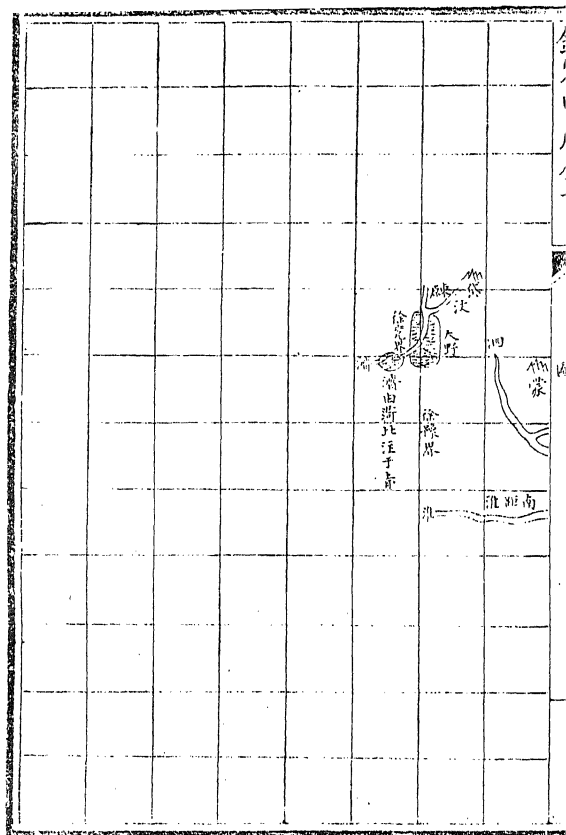


徐州圖第七

每方三百里

欽定四庫全書





揚州圖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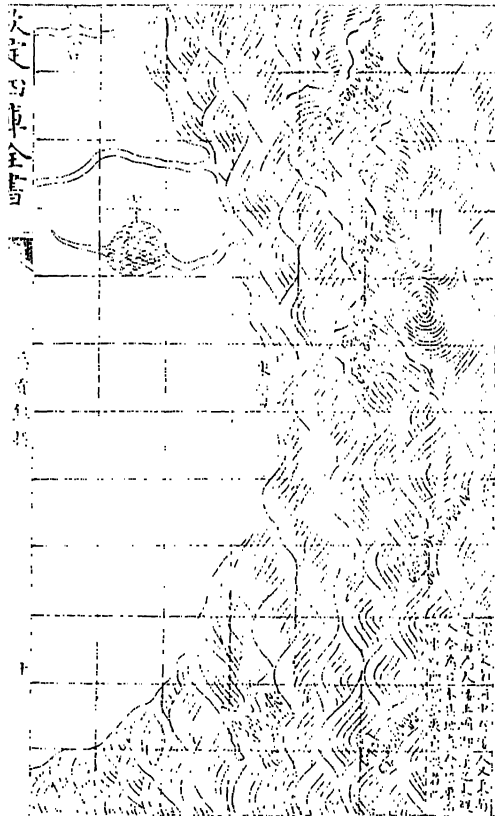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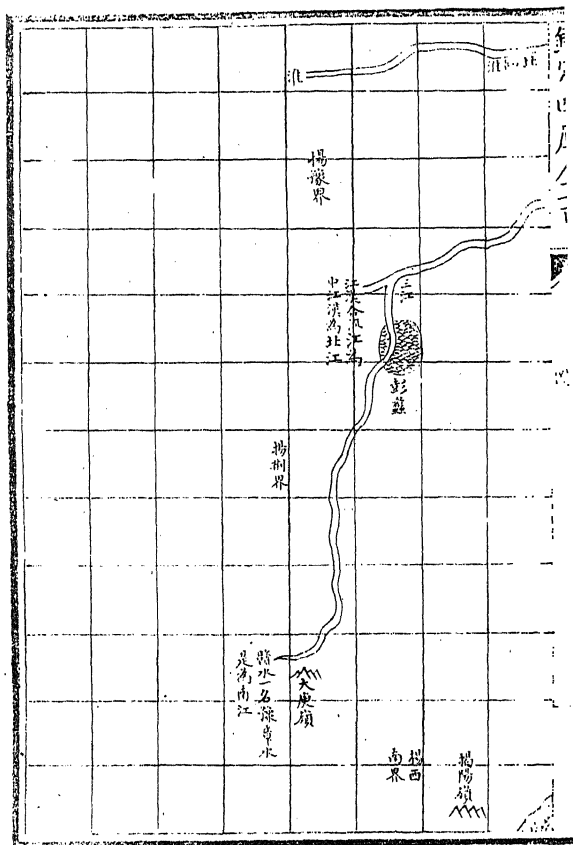
大定四年全圖

卷八

卷八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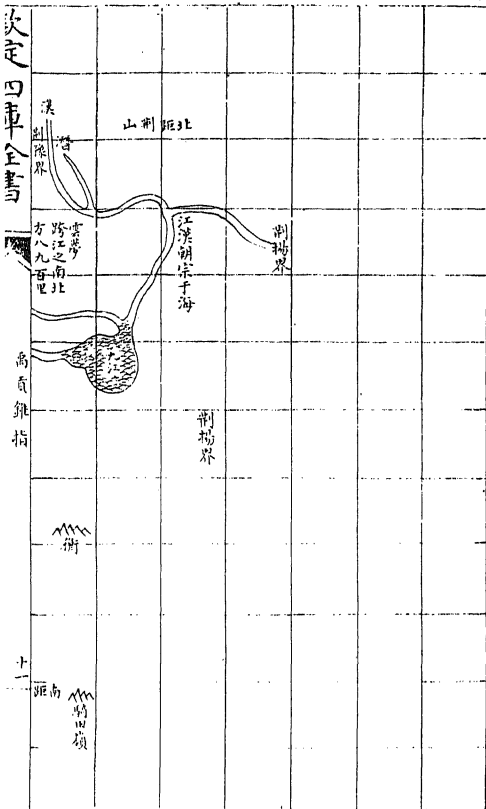




荊州圖第九

每方三百里

欽定四庫全書



山

北江為

界

界

界

界

界

城

所

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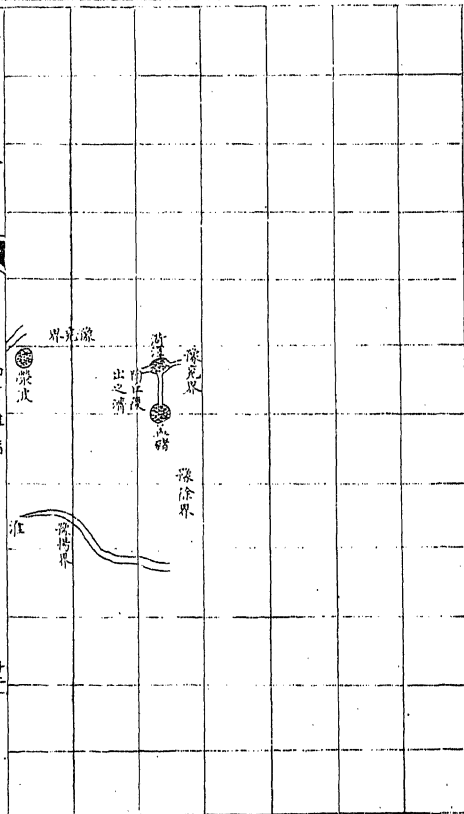
豫州圖第十

每方三百里

大邑口軍

禹貢鉅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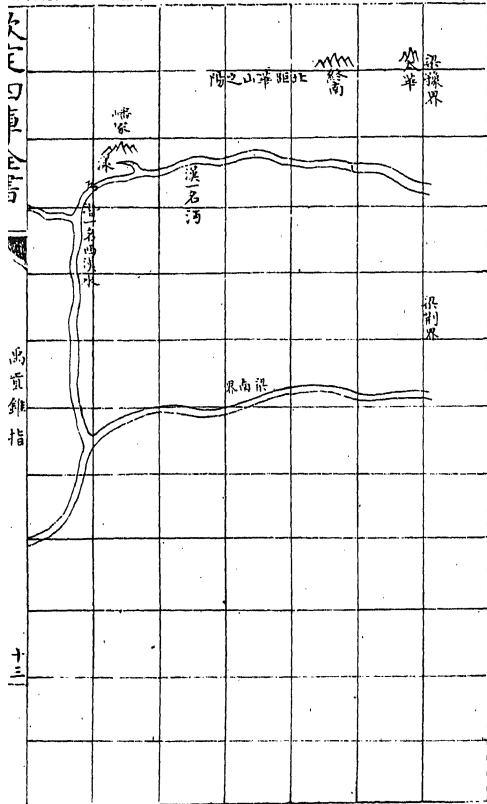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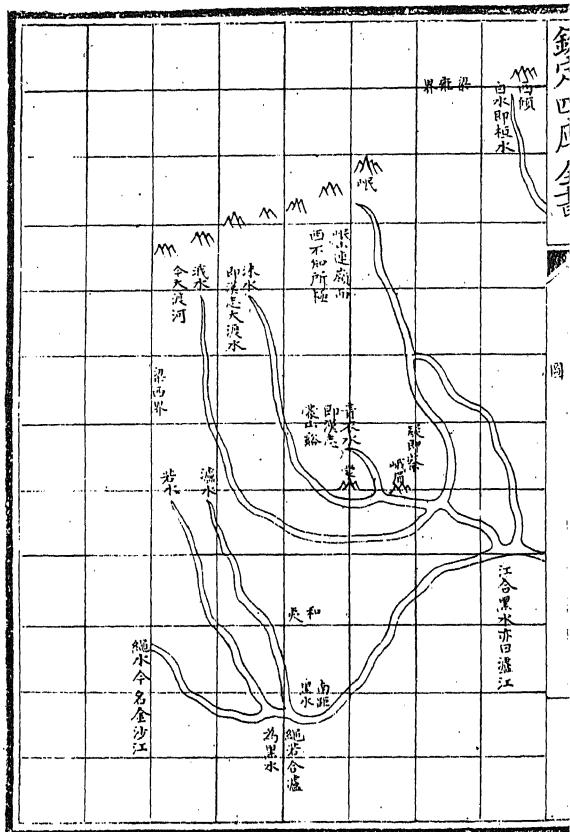




梁州圖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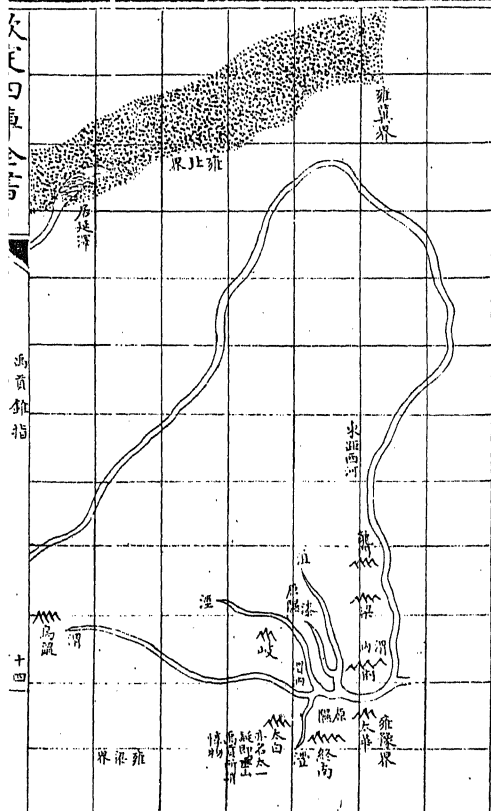
每方三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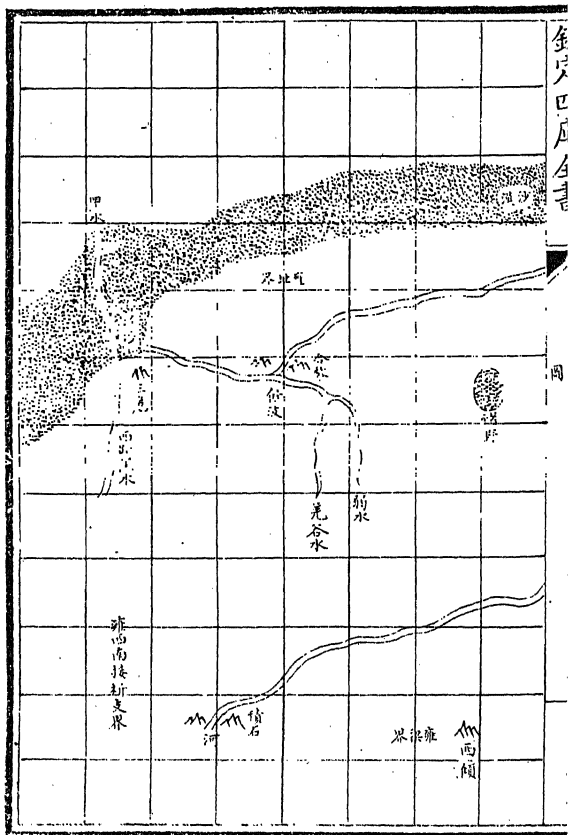




雍州圖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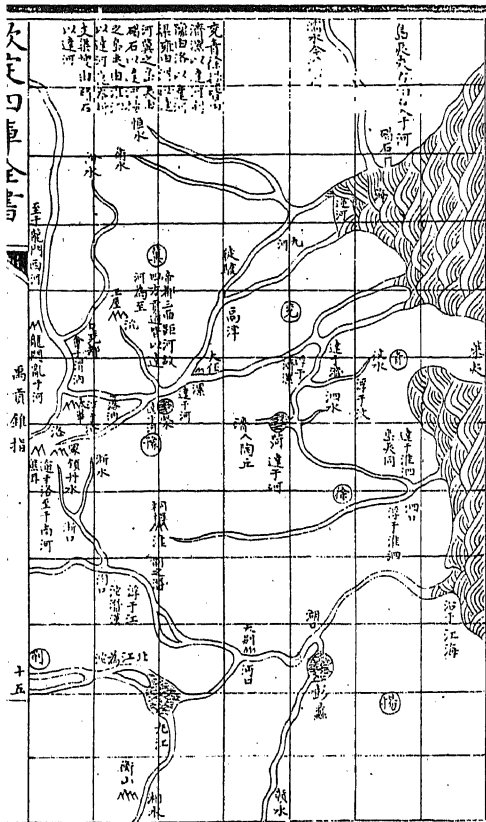
每方三百里





九州貢道圖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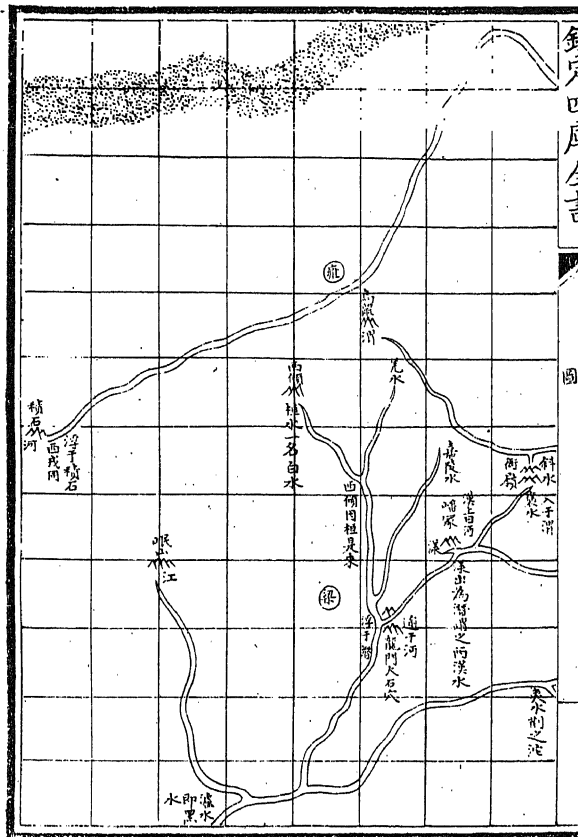
每方百里



大宅口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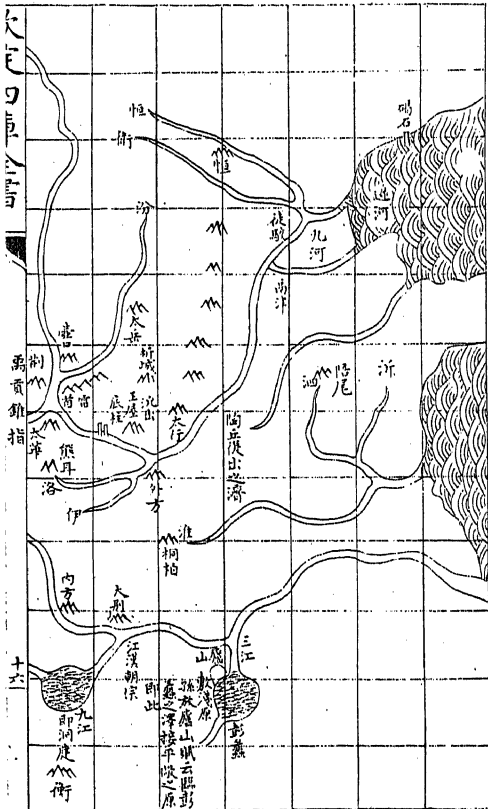
禹貢鎮指

十五



導山圖第十四

每方四百里



陳繹曰禹導山雖曰國所治
衆水大縣嶺岐之列河濟所經
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
所經也

導山及岐至于荆山
于水底口當首至
于石八于海
于石八于海

岐

岷

渭

漢

岷

岷

岷

岷

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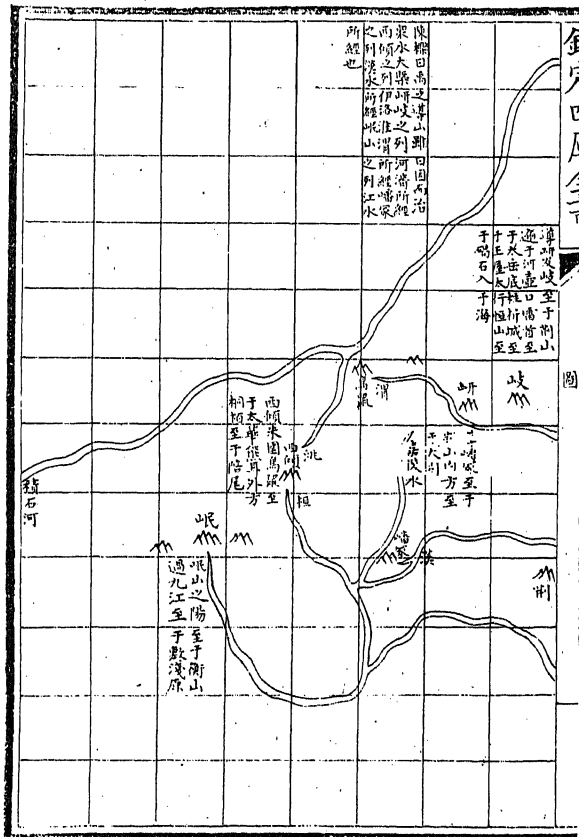
岷

岷

石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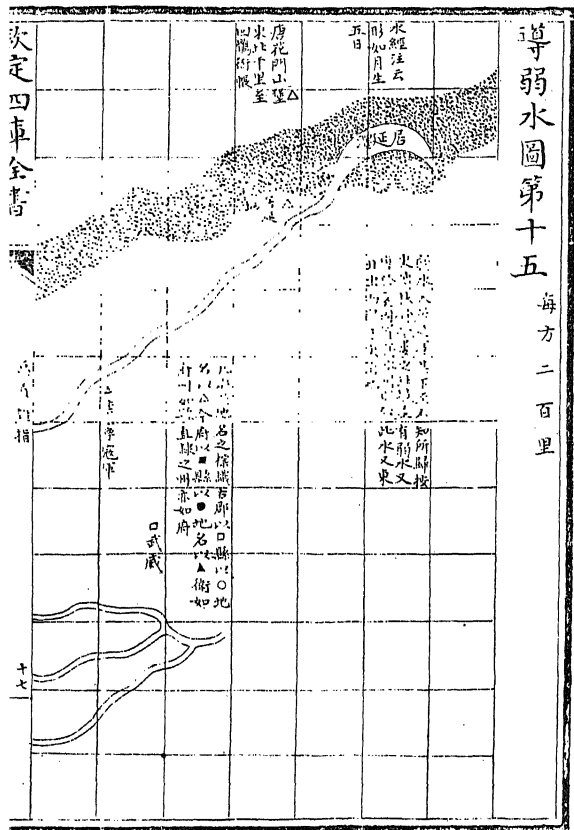
西傾來國馬嶺至
于太華能耳外
相顧至于岷尾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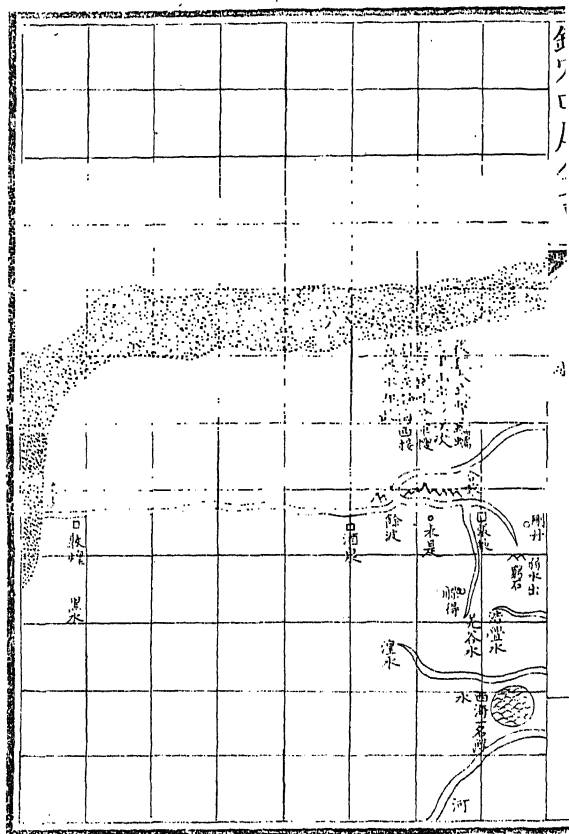


導弱水圖第十五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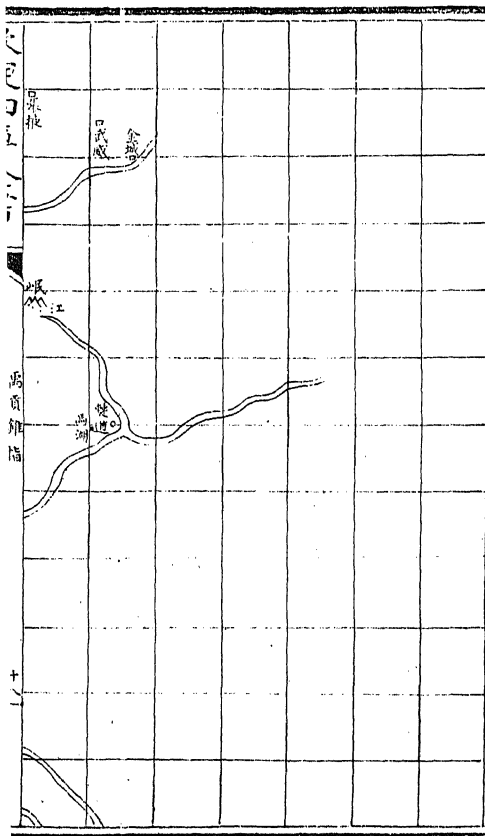


次定四車全書



導黑水圖第十六

每方六百里



蜀員四庫全書

圖

黑水源或云出岷山
云出伊洛其合甘肅其

下南山石

黑水

今黑水柱云年
久遠至

澤

其賀延噴尼

吐蕃河源

僧宗泐云林必力亦
巴山西南所出之水

流入得生河東北之
水是為河源按勝牛

河為即虛水之批為
麗水號金沙江者其

山亦即所謂共龍山

析支

若水

瀾水

龜若合瀾即渠之黑水
滇池今昆明

滇池今昆明

今大理

順德

漾澤江

麗水

蘭江

游江

麗江

大居江

六蓋江

金沙江

駱國令

緬甸

檳榔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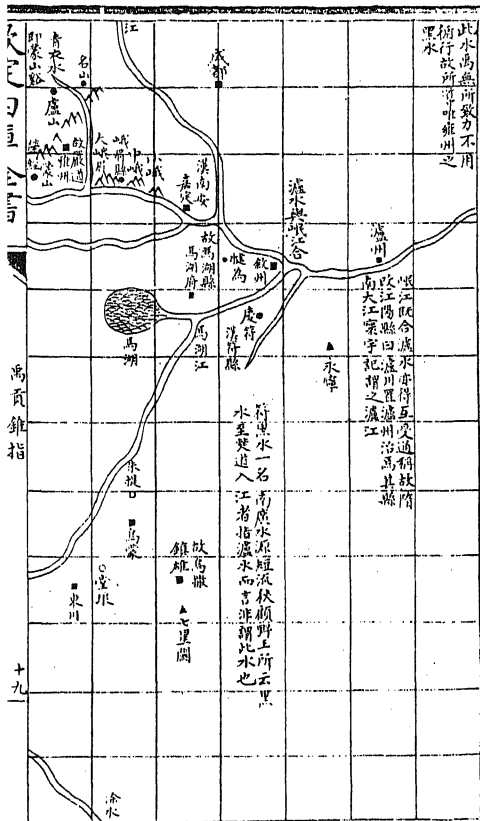
出順子開河

經薄蘭滄江諸源皆在河源
之東黑水勢不能越河而後為
一川以入南海唯緬甸金沙出
河源之西有可接之理然亦無
能窮其原委者

梁州黑水圖第十七

附每方二百里

此水禹無所致力不用
循行故所道唯雍州之
黑水



導河圖第十八 每方二百里

大邑口庫三言

禹貢維指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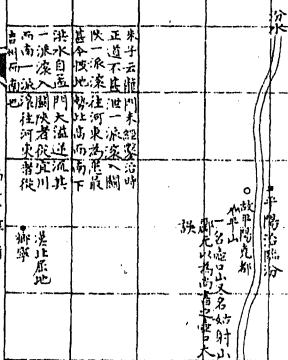
龍門呂梁圖第十九

附 每方五十里

大元日車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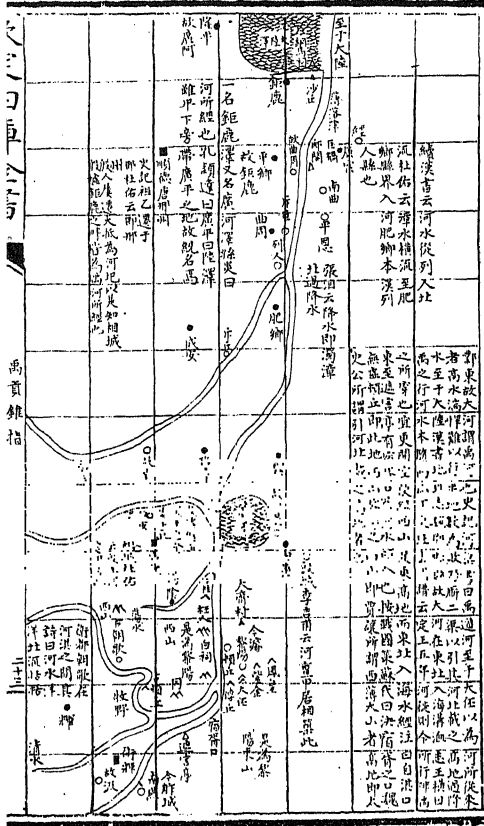
禹貢鉅指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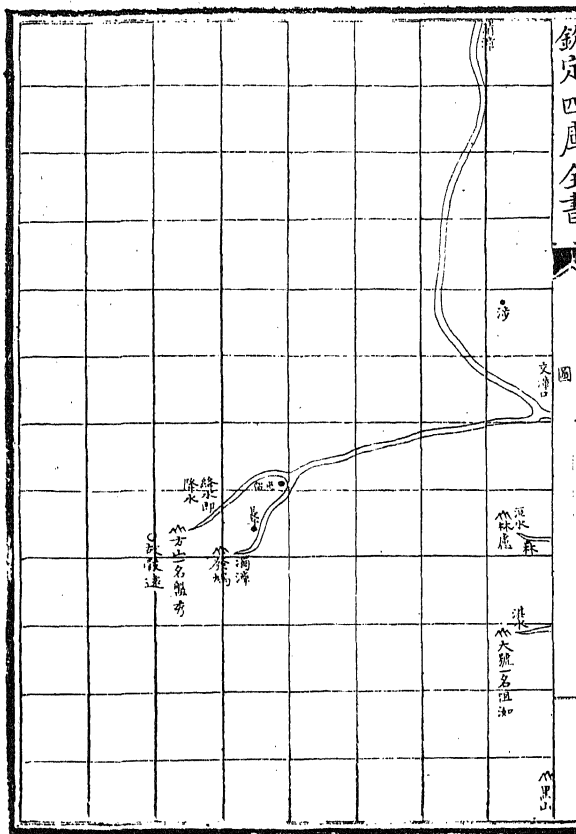
鄴東故大河圖第二十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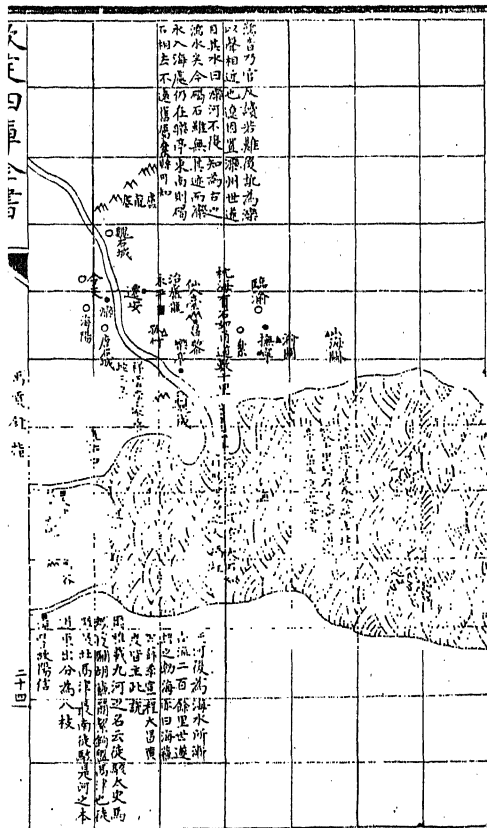
禹貢鍾指

二十三



九河逆河碣石圖第二十一

附 每方百里



二十日

西域河源圖第二十二

附 每方五百里

漢書西域傳曰西域南北有天山中央有于東西六千餘里南正千餘里東則接漢境官五門其關西則限以葱嶺正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感其河有兩山一出南山一出于關于關在南山下其河吐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焉澤者也至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冬居冬反不增減皆曰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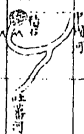
金城

武威

漢振

酒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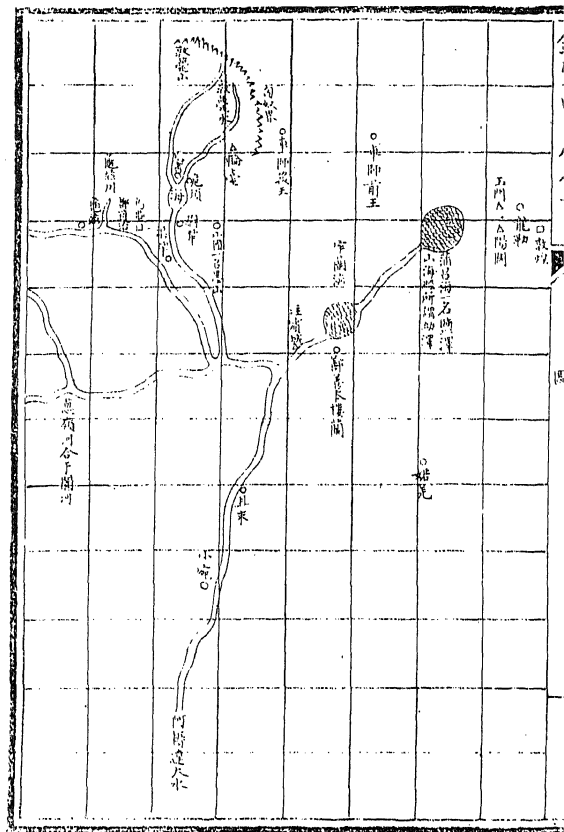
蒲昌海



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貫之西南流來經同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鉅指



○康居

○康居

○康居

東與西
可與西
安居
居東
泰即
大

制譯言勝乞里塔即崑崙也自入九股
不至崑崙行二十日

山峽東廣可
一里二里或半
里其深巨測

水始渾濁

岐為八九股名也孫
幹倫河譚言九渡

其流廣大
始名黃河

也里朮水

懷里火虎河

齊

亦里出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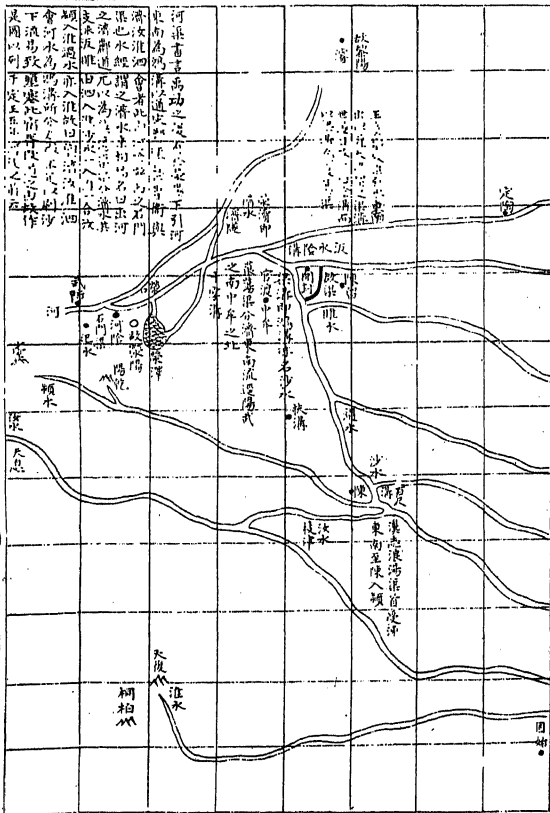
阿剌暉兒

空痛

元滿昂青河源志曰吐蕃孫甘思西鄰有聚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後高山下燉燉若列星故名火鼓臘兒火救釋言星宿也			
--	--	--	--

朱思本云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
湖嶺鄒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寧
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





禹河初徙圖第二十五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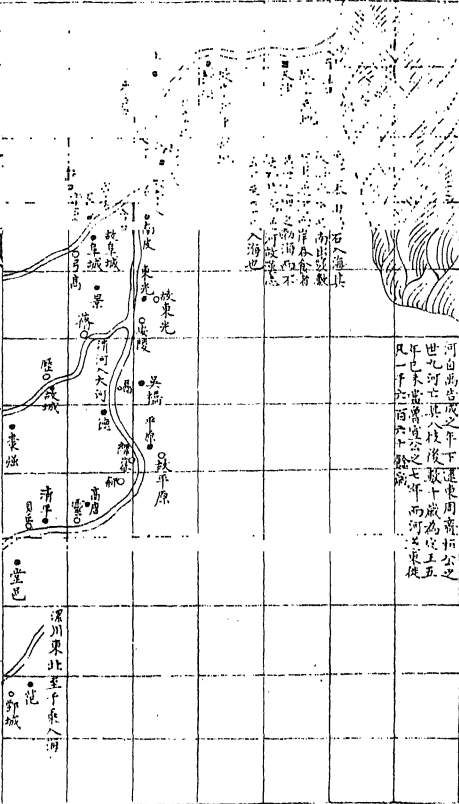
河自禹告成之年下遷東周齊桓公之
世九河亡其八枝後數十歲為成王五
年已未當魯宣公之七年而河徙東徙
凡一千六百六十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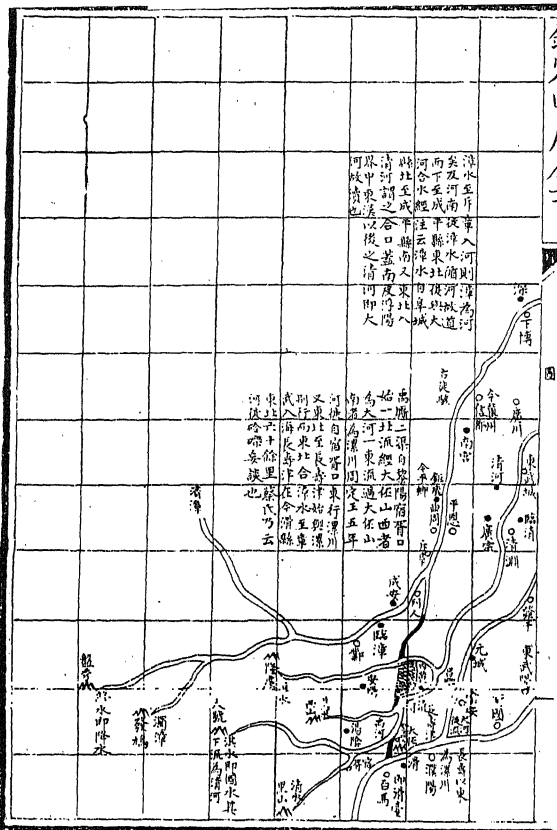
本川石入海其
南出數
岸各食者
之河海而不
入海也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錙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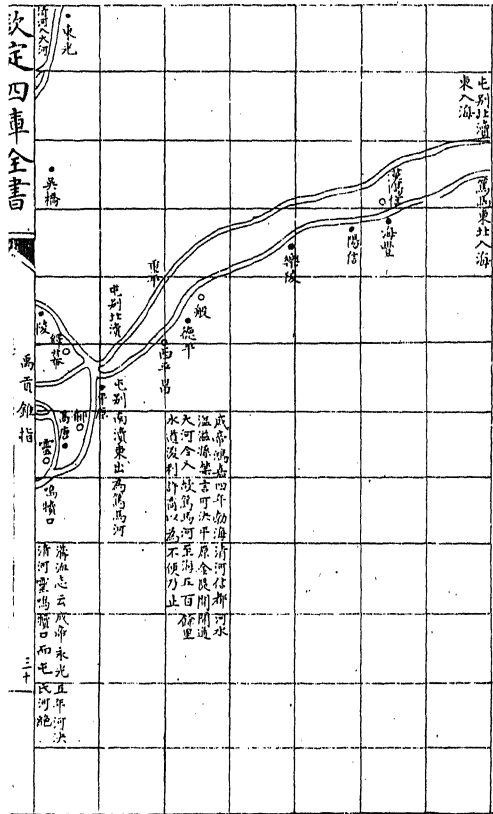
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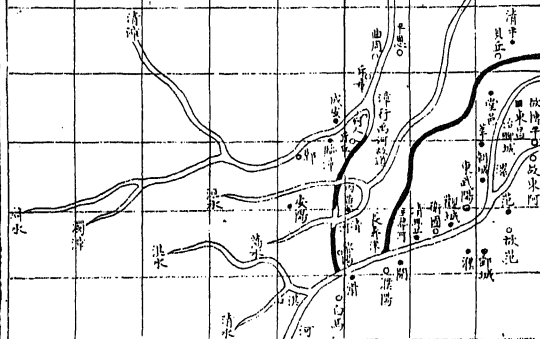


漢屯氏諸決河圖第二十六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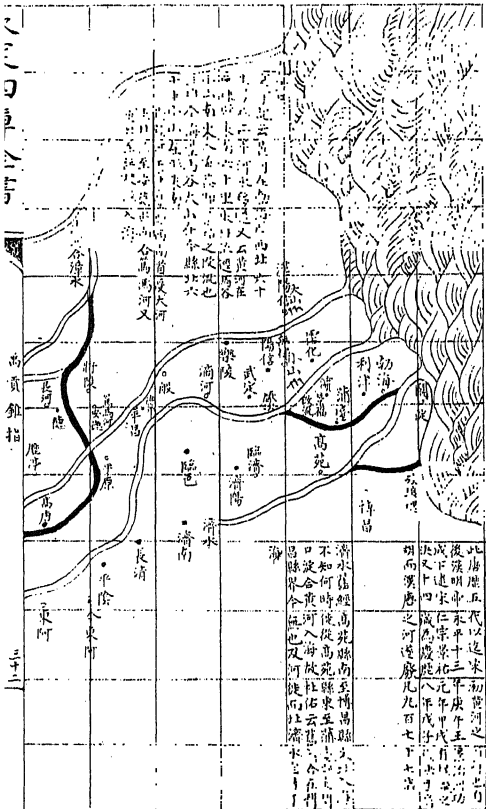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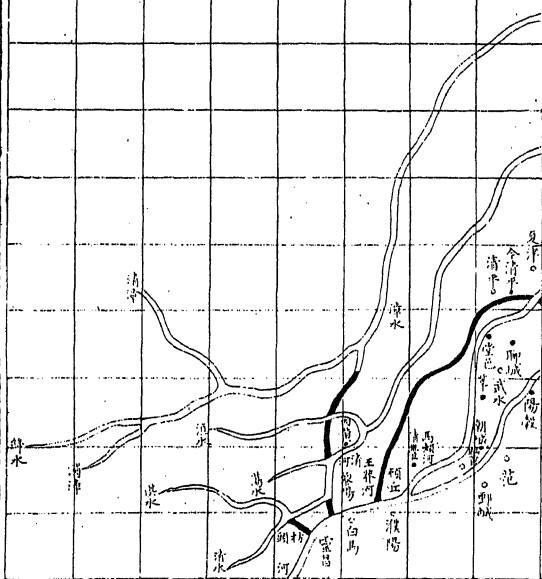
永平中王猛自長安
導河自渭川至東武陽
始與澤別而東北行至
高唐又絕澤而北折而
東由澤沃縣入海



唐大河圖第二十八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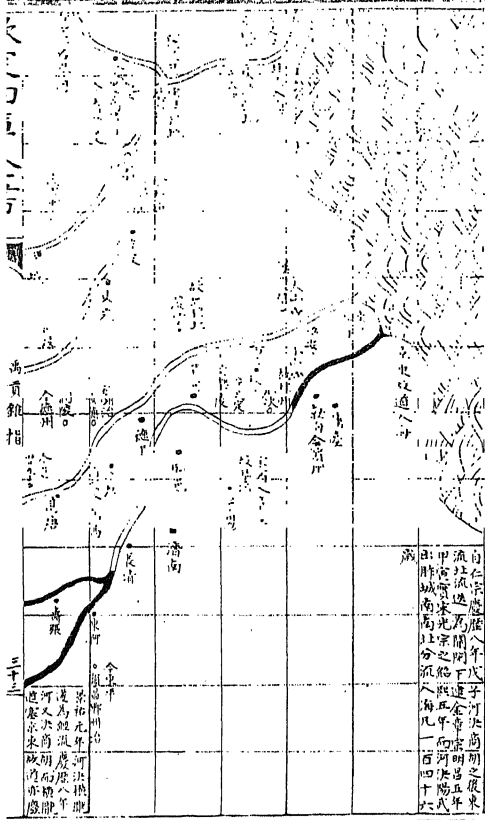




宋大河圖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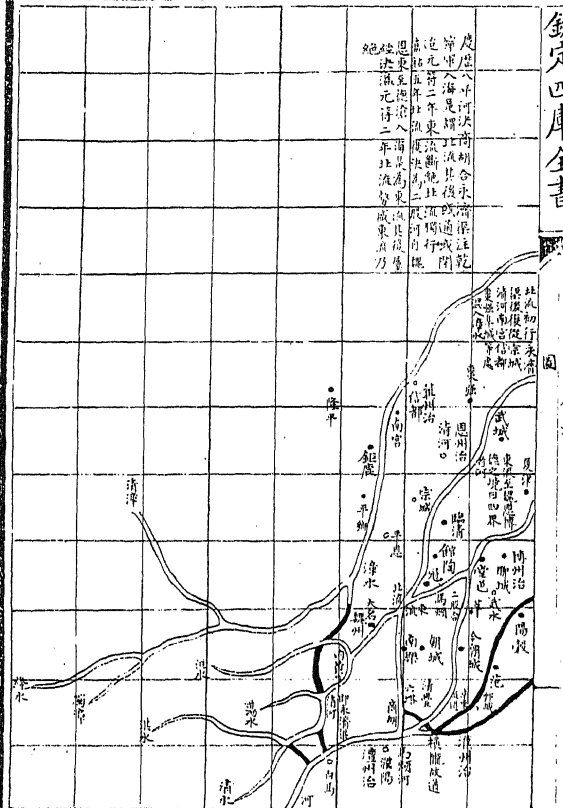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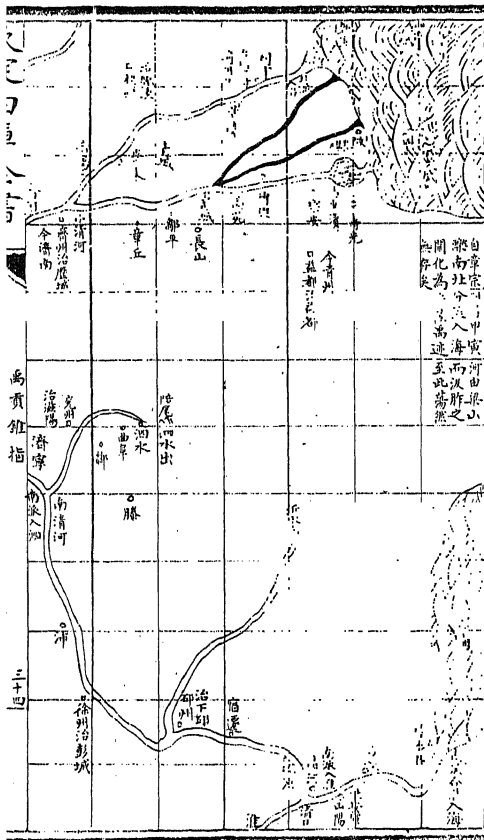
自仁宗慶曆八年戊子河決商胡之役東
流北流遂為開河下連金章宗明昌五年
甲寅宋光宗之紹興五年而河決陽武
出許城南流北分派入海凡一百四十六
歲

欽定四庫全書



金大河圖第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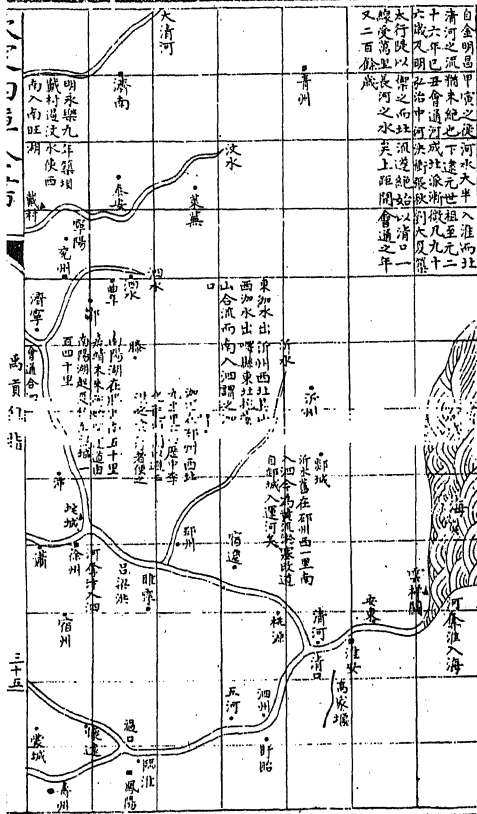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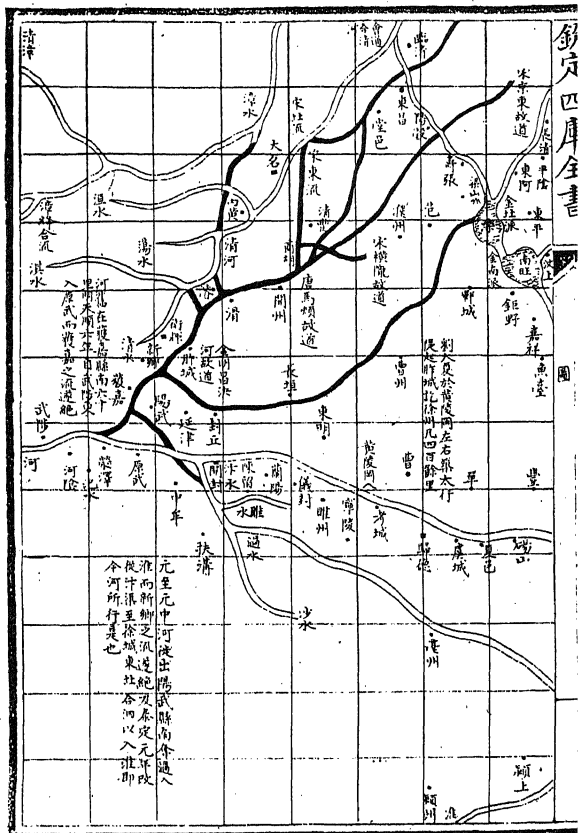


元明大河圖第三十一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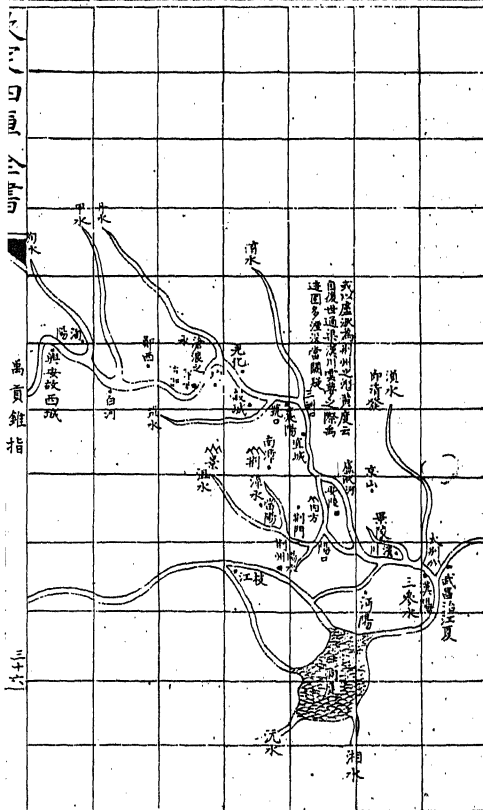
自金明昌甲寅之使
清河之流稍末紀也
十六年已丑會通河
成北派漸微凡九十
六歲及明弘治中河
決野張飲到大夏渠
太行既以御之而北
線受萬里長河之水
又二百餘歲矣上距
開會通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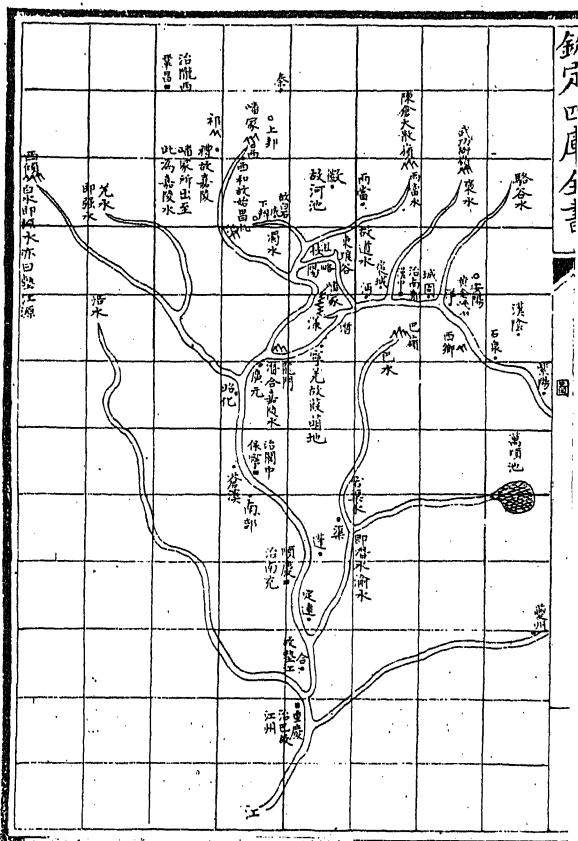
導漢圖第三十二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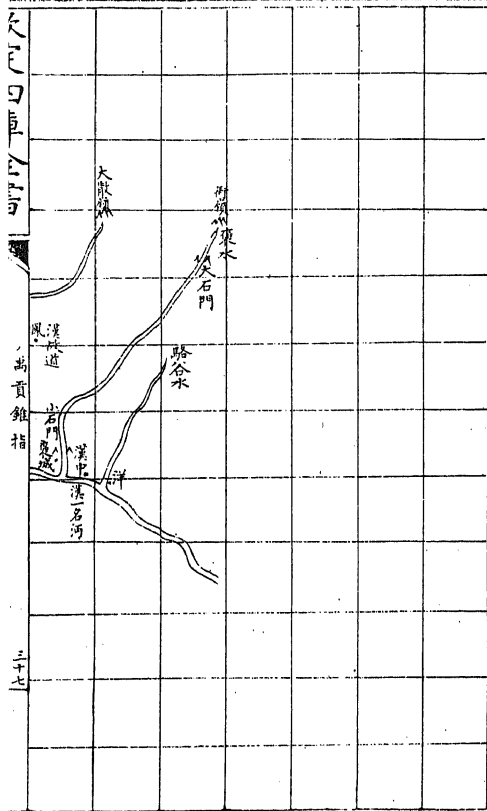
萬貢鉅指

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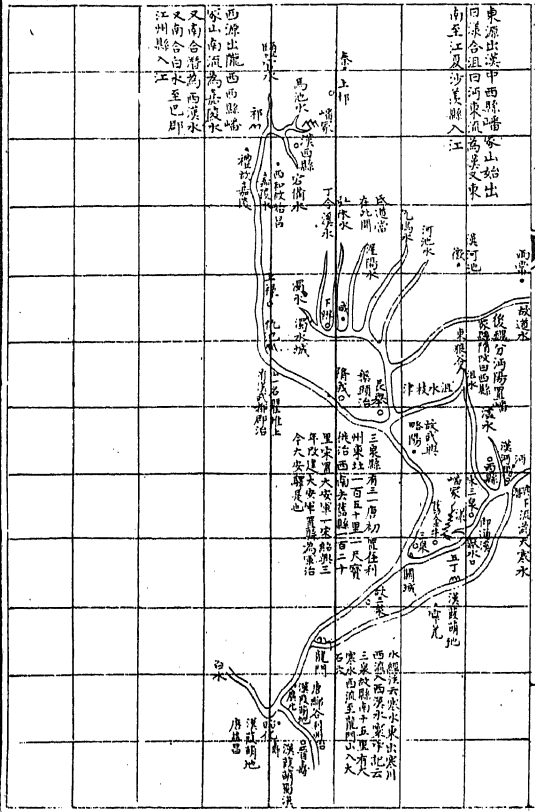
東西二源圖第三十三

附 每方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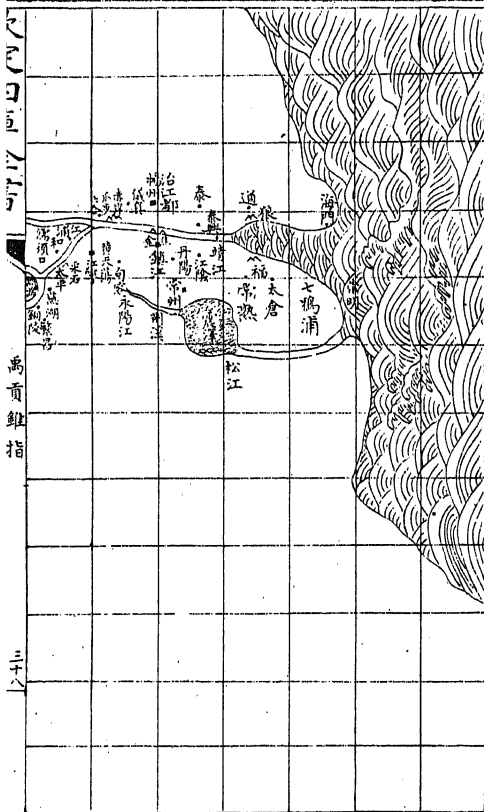
東源出漢中西縣嶓冢山始出
同漾合沮曰河東流為吳又東
南至江夏沙羨縣入江

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始出
又南合潁為西漢水
又南合白水至巴郡
江州縣入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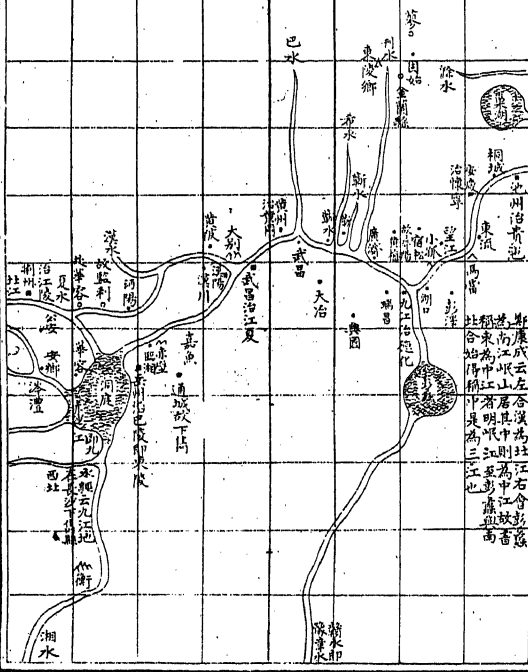


導江圖第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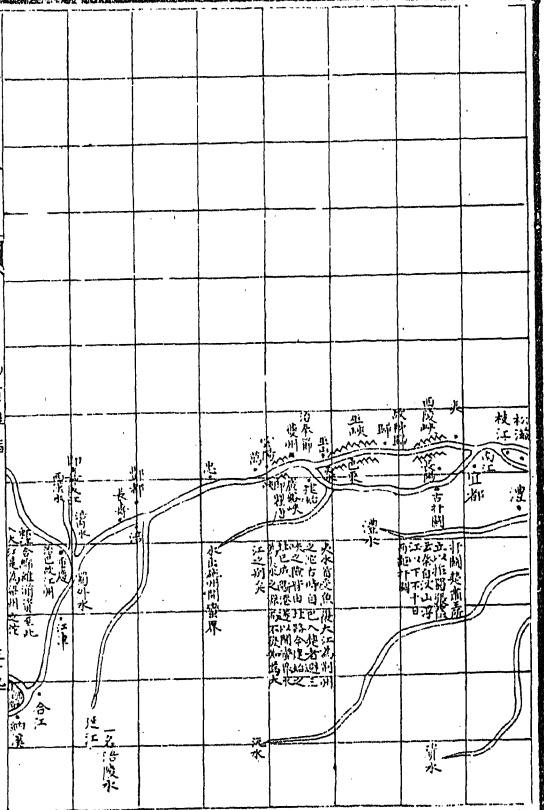
每方二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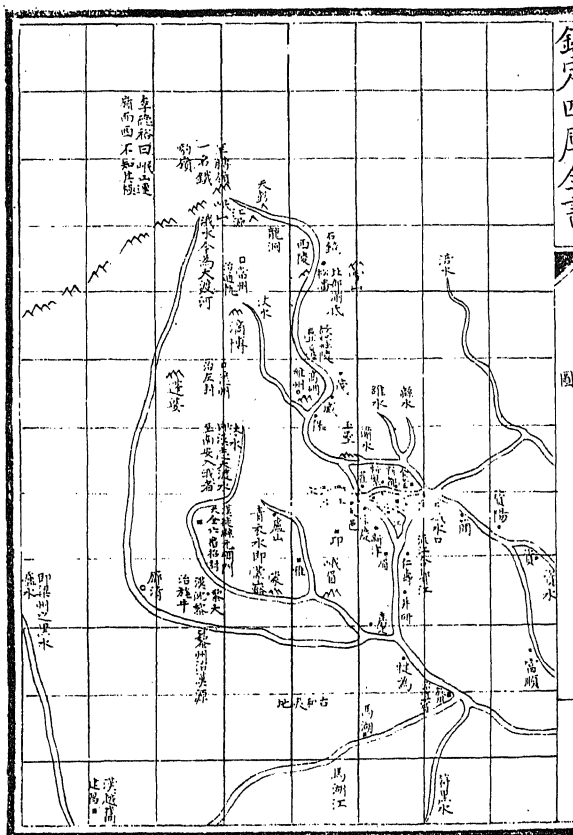


漢志以尋陽江為禹貢之九江東陵縣為東陵縣距大江六百餘里安得謂至于東陵且目湖口以東江始迹址則是先會于江而後東流北顧與經緯不可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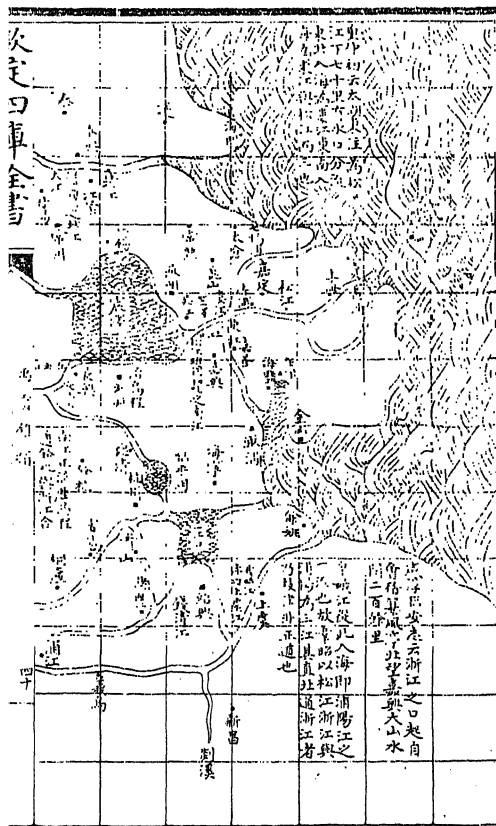
鄭康成云左合漢為江右合彭為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明江至彭廬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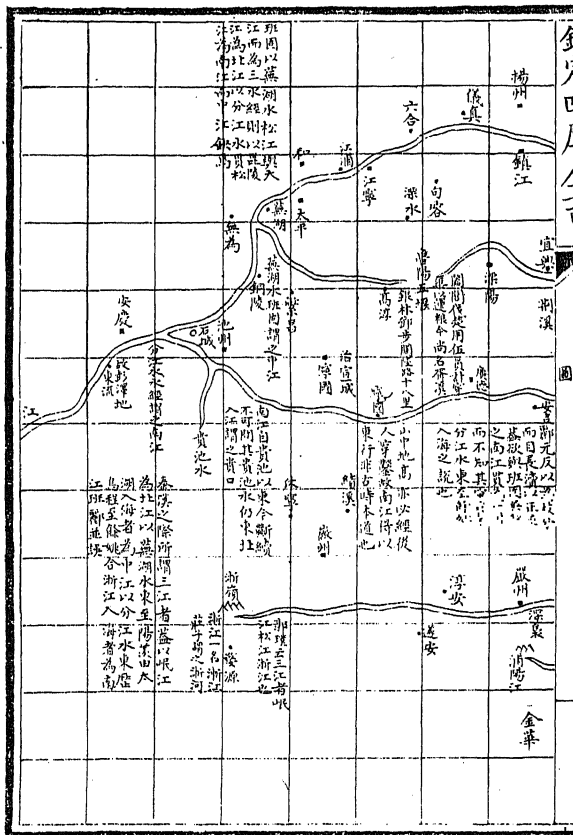




三江異派圖第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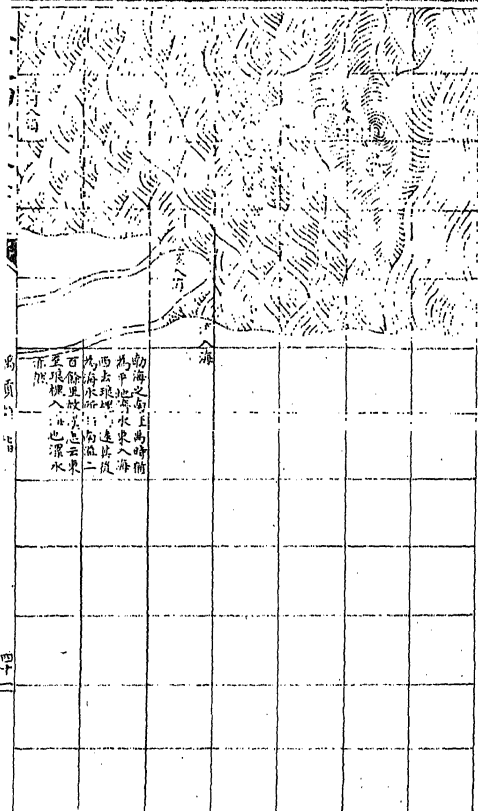
附海方百里





導沉圖第三十六

每方百里



島嶼之

欽定四庫全書

此地今皆為

圖

九河為迷河

漢漢天地

霍化

孟子云禹疏九河
齊濟水在
在漢之南

勃海
甲子
利
利
利

昭濟

新成

平州

平

今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鄆平

帶水今稱約泉
北與阿岸皆濟水
伏流之所

今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東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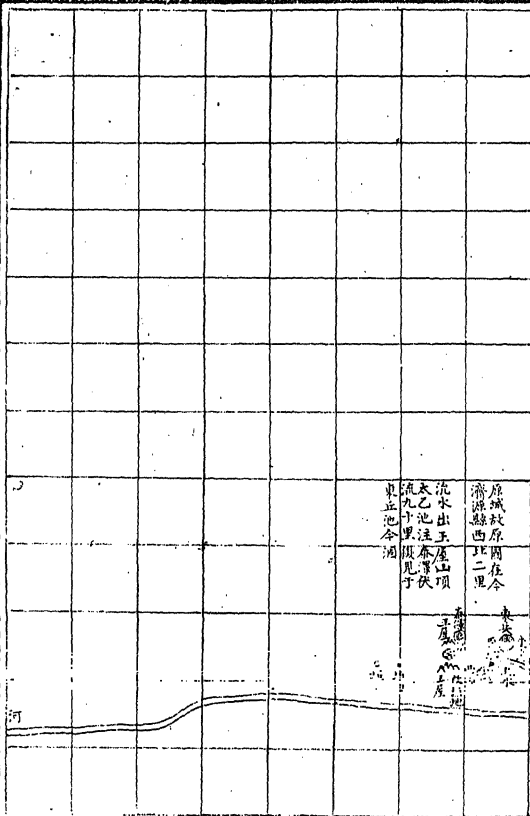
元和云大
野澤南北二
百里東西百
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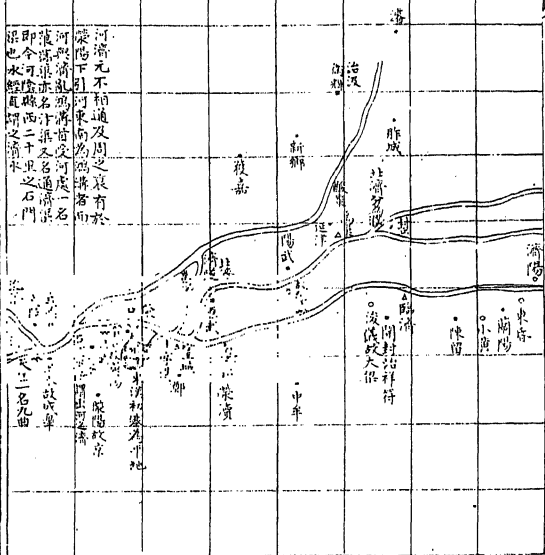
原城故原國在今
濟源縣西北二里

東岳

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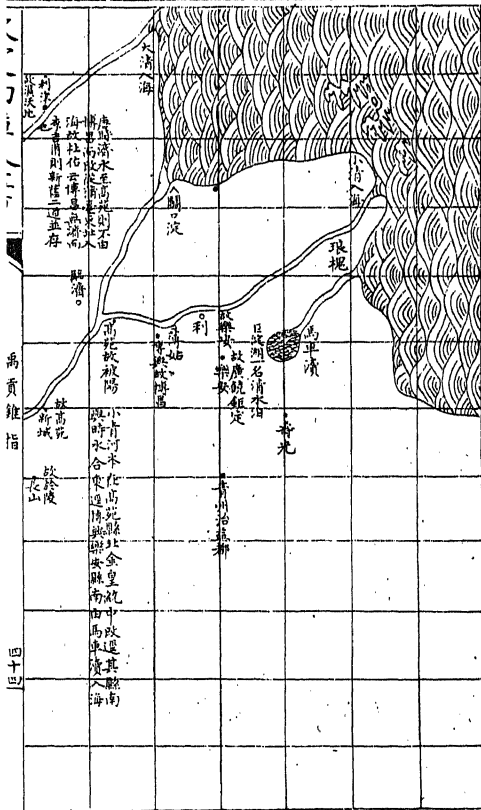
流水出玉屋山頂
太乙池注秦漢伏
流九十里復見于
東丘池今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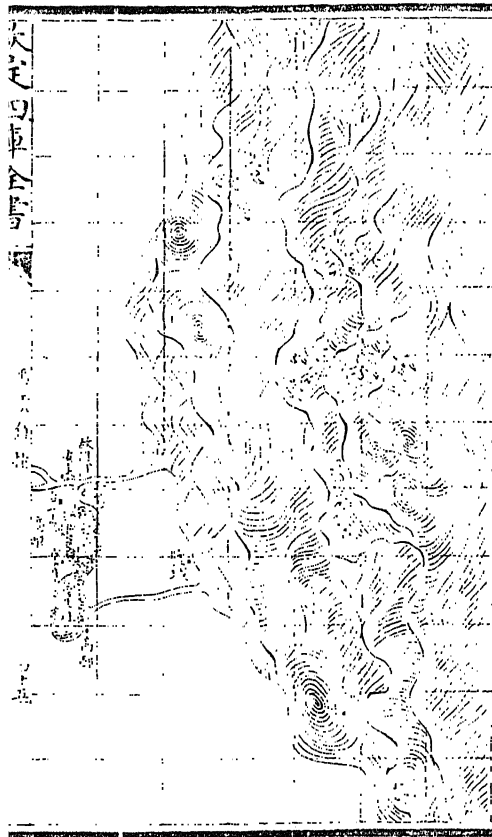
大小清河圖第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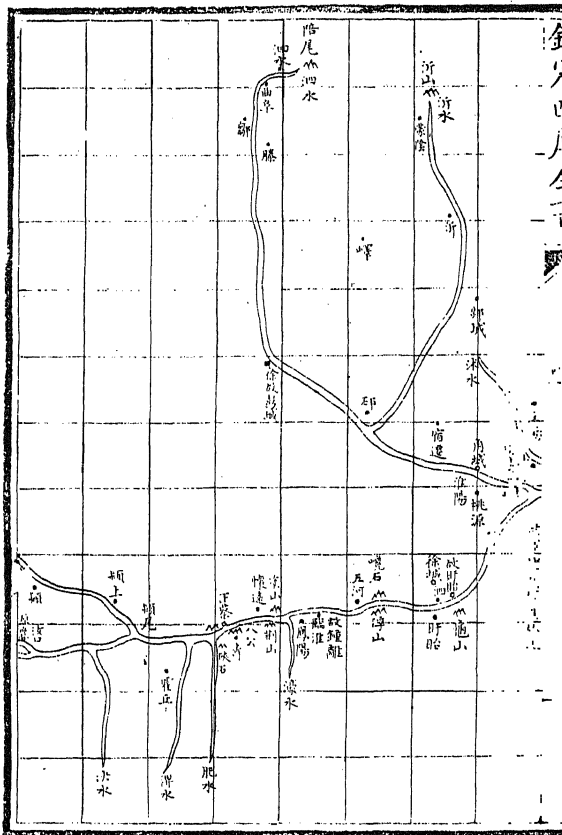
附 每方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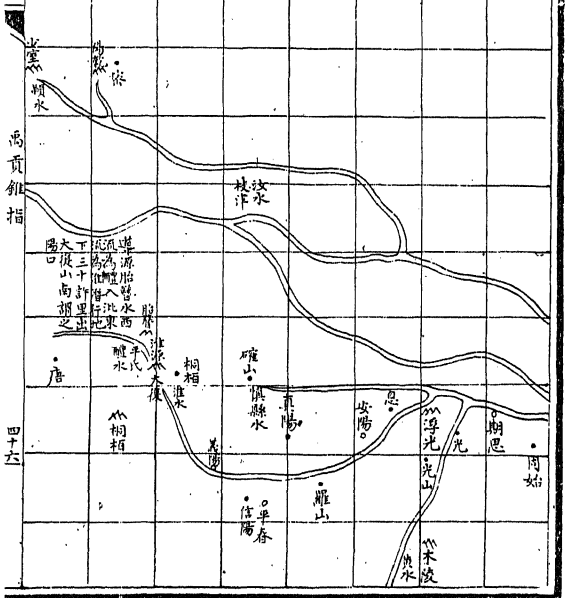


導淮圖第三十九

每方百里







本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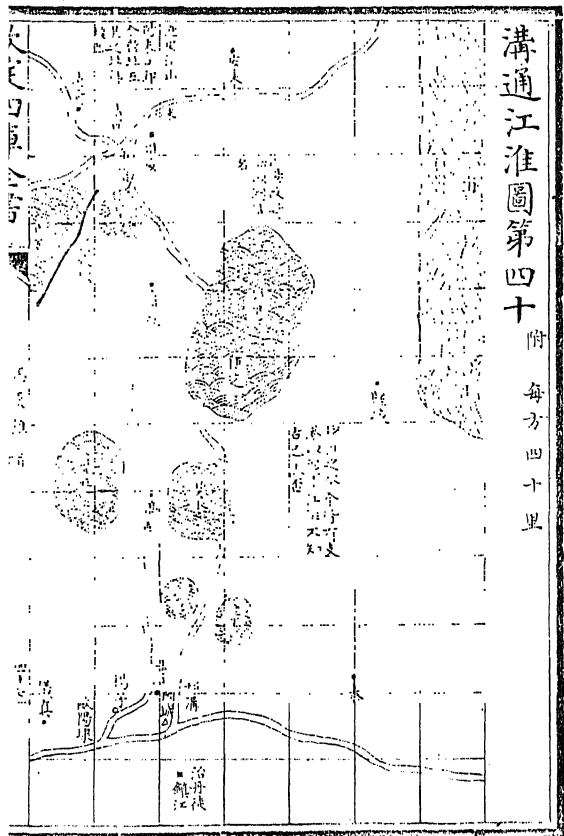
汝水

石陽

天恩

溝通江淮圖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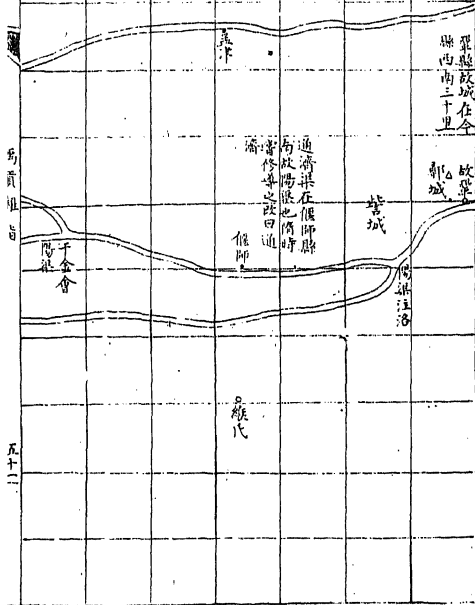
附 每方四十里



澗渚改流圖第四十四

附 每方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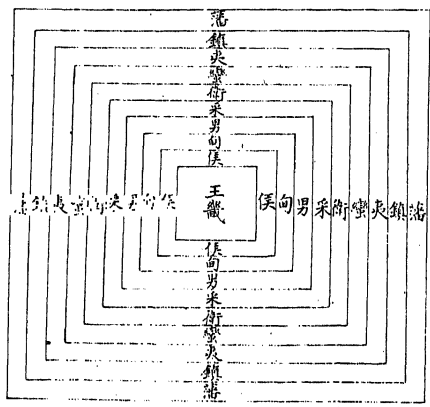
澗由王城西入洛水合澗自
同堂王城入洛水合澗自
合澗水南入洛水合澗自
逆為所阻及洛水合澗自
使出洛陽城今洛水合澗自
其水繞城南今洛水合澗自
會東過洛陽城南今洛水合澗自
禹貢東澗之洛水合澗自
澗東澗西之洛水合澗自
者矣



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別為九州初不計幅員之廣狹道路之迂直及水土既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為五服之制周圉二萬里其中領方五百里者百方十里者二十五雖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大槩整齊劃如幕局若夫荒服之外尚有餘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服者則東漸于海直抵嶠夷西被流沙屆于黑水計其延袤當不下萬里九州之地西南藏而東北縮禹制為五服必有絕長補短之處而去古已遠不可得聞今姑用周方法直為百區區方五百里每服為方五百里者四候服十二鉅服二十要服二十八荒服三十六以見中外廣狹之數非謂禹當日所制四而均齊方正哉然如幕路也學者觀象而得其意勿狃為扣槃扞燭之見則善矣

周九服圖第四十六

附



大定四事全書

禹貢鉅指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大司馬謂之九畿而王畿曰國畿陸佃曰鄭氏謂周公并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而周官言方則外各二百五十里非一面五百里也

易故曰禹五服帝畿在內常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方五百里之藩服其名凡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井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藩服耳然禹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沅即或周藩服之域其名雖增而地未嘗增也

金應祥曰甸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是舉一面言之周官方千里曰王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則舉兩面通計之然則禹貢所謂五百里者乃千里而周官所謂外方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

c	伊吾盧
---	-----

析支回

旋牛微外
蜜炙白狼

故滇今雲南

日南郡

趙策

諸類。

馬

自折支以西南點
千里皆古氏羌地

○捍國今緬甸

漢郡。

△ 運 轉

人

46

10

沙車

1

一名身毒
○天竺

○ 戌

清血鐵汁
渠搜回

○ 康 庄

○大宛

山之側

—

Pharmaceuticals 1999, 19, 1000-1004

接馬弋山離西與犁對
條更接行可百餘日乃
至標支國臨西海波旬

范曄言甘英抵條支而
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
秦距玉門陽關四萬餘
里西海之遠如此

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四海以
地言不以水言攸繫諸澤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
外即是四海外以海水之遠近為限劉向說詭云八
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

號為小安息安息北
與康居南與烏弋山
西與條支接



右禹貢圖四十七篇皆余所手摹也凡九州之疆域山海川流之條理原隰陂澤之形勢及古今郡國地名之所在八方相距之遠近大略粗具而獨恨晉圖既亡諸地記道里之數無以得準望遠近之實也裴氏序云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

分扶問切
率音律

所以辨廣輪之度也

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

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于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是六者參而考之然後遠近之實定于分率彼此之實定于道里度數之實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此三代之絕學裴

氏繼之於秦漢之後著為圖說神解妙合而志家終莫知其義今按分率者計里畫方每方百里五十里之謂也準望者辨方正位某地在東西某地在南北之謂也

古志言境界四正四隅為八到或又曰正東微南正道北微西推此類則共有十六方準望之法加密矣

里者人迹經由之路自此至彼里數若干之謂也路有高下方邪迂直之不同高謂岡巒下謂原野方如矩之鉤邪如弓之弦迂如羊腸九折直如鳥飛準繩三者皆道路夷險之別也人跡而出於高與方與迂也則為登

降屈曲之處其路遠人跡而出于下與邪與直也則為
平行徑度之地其路近然此道里之數皆以著

直略切地

人跡計非準望遠近之實也準望遠近之實必測虛空
鳥道以定數然後可以登諸圖而八方彼此之體皆正
否則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而不可以為圖矣古

之為圖者必精于句

音鉤

股之數故準望索黍不差金吉

甫云句股算法自禹制之所以測遠近高深而疆理天
下弼成五服者也

說本周
髀經

句股之數密則于山川迂迴

之處道里曲折之間以句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弦直五以正五斜七取之仁山此說蓋深有得於裴氏準望之法者大抵里數之多寡唯據人迹所由為得其真而特不可以為圖何也高下方邪迂直之形非圖之所能具也圖唯據準望弦直之數而弦直之數非考之于書而核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則無從折算而得虛空鳥道之遠近此圖與書所以相為表裏也書詳夷險之別則道里之遠近不與準望相

違準望既定為圖則夷險之形亦若視諸掌矣後之撰
方志者以郡縣廢置不常而無暇以句股測遠近之實
其所書唯據人迹所由之里數而高下方邪迂直之形
一切不著雖有精于句股者亦孰從而測之故四至八
到之里數與準望遠近之實往往不相應此圖之所以
難成而地理之學日荒蕪也今杜氏通典元和郡國志
太平寰宇記九域志等書皆于州郡之下列四至八到
之里數可謂詳矣而夷險之形不著吾未知其所據者

著地人跡屈曲之路乎抑虛空鳥道徑直之路乎至於近世之郡縣志尤為踈略其道里亦未必盡覈况可據以定準望邪昔人謂古樂一亡音律卒不可復愚竊謂晉圖一亡而準望之法亦遂成絕學嗚呼惜哉有能毅然以復古為任者乞靈帝語勅郡縣諸吏循行水陸道路徧籍其高下方邪迂直之形以上之司徒司徒徵天下之善筭者覆案其狀而以句股之贏餘計弦直之實數以正準望之法而定為一書每郡縣之下分為二條

一道路曰東至某若干里西至某若干里云云一準望
曰某在東若干里某在西若干里云云如此則準望與
道路可以互相參驗而各得其實由是繪之以為圖則
彼此之體皆正而無得之一隅失之他方之患矣裴氏
之絕學復見於今豈非千古之盛事乎雖然此特為方
志言之也若夫禹貢之圖則但如吾之所為名山之位
方鄉不迷大川之流原委無誤郡縣與山川相附新形
與舊迹並存亦可以證明傳注而為學者之一助矣壬

午仲秋月幾望東樵山人識

欽定四庫全書

禹貢錐指卷一

德清胡渭撰

禹貢

孔氏

安國

傳曰禹制九州貢法孔氏

穎達

正義曰

此篇史述時事非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又曰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又曰

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
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
所生以獻謂之厥貢雖用賦物亦不盡也又有全
不用賦物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
與周禮九貢不殊但彼分之為九耳其賦與九賦
全異不言賦而言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林氏之

奇曰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

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實典之體也張氏九成曰此

一篇以為史官所記邪而其間治水曲折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貢賦之高下土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弼成五服聲教四訖者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略加刪潤叙結成書耳王

氏

炎

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

貢諸侯以獻於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顧炎武曰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考之尚書帝
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
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
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禹者不敢名其君也
渭按周禮外史達書名于四方鄭康成注云書名
堯典禹貢之類夫書名達于天下常為人所稱
道而顧以君名著何也蓋記當時之言動君不

可與臣俱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

篇中稱名者唯發端

曰若稽古帝

書名則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敘述之

文不同故二典謨貢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

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此推之則放勳亦名

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華堯舜禹豈有

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亦可謂之

名閭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號曰

文命云爾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

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曰上古淳樸無嫌于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為號自上甲微始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之號微其

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王無
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
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
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

改也

高宗二篇據殷本紀為其子祖庚時作
故稱廟號序以為祖己訓高宗誤也

周

人以諱事神死則制為諡以易其名故書有康

王之誥以諡著焉

文侯之命臣亦稱諡據左傳
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

以唐語伯禽唐語皆語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史所追改孔子

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即書之所以名篇亦可得其梗槩矣

九州有賦有貢而篇名獨以貢著疏云取下供上之義殊未分明張子韶申其意曰昏墊之餘一旦平定民安居樂土自然懷報上之心以其所有獻于上故謂之貢以言名雖曰賦非強為科率民之願輸亦若貢物然此所以統名之曰

貢也夫賦出於百姓貢出於諸侯信如張氏所言則貢即賦矣經何為別之曰厥賦厥貢邪林少穎云別而言之有貢有賦合而言之則此貢與商之助周之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蔡傳從之夫五十而貢取諸受田之民任土作貢供自有土之君名同而實異此篇貢自貢賦自賦混而一之非矣惟王氏之說近是謹按九州之末皆言貢道下文又云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

行則所重在諸侯之脩職可知甸侯綏服方三
千里之地謂之中邦禹之所則壤以成賦者也
然惟甸服千里之內天子所自賦餘皆以封諸
侯諸侯取于民謂之賦而出其國用之餘以獻
于天子則貢也而非賦矣外而要荒君長若嵎
夷萊夷淮夷和夷西傾之屬皆有所獻以效其
慕義嚮化之誠亦謂之貢至於海外之島夷及
崑崙析支渠搜諸戎莫不來享來王各以其所

貴瑤為摯亦皆謂之貢貢之為言廣矣大矣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史臣摯貢名篇實有大一統之義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盛皆於是乎見晦叔之解經精矣

虞夏之制不可得而詳已請以周制喻周禮職方氏曰制其貢各以其所有注云國之地物所有賈公彥曰諸侯無貢于王法民間得稅大國

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

依大司徒經以為言

皆市取

當國所有以貢於王即太宰九貢小行人之春
入貢及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左傳子產曰
列尊貢重謂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蓋周制有
然在舜禹之世不知何如要之以什一之法賦
于民而出其國用之餘市物以貢于天子則古
今一致矣疏云此之所貢與周禮九貢不殊按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祀貢二嬪貢三器

貢四幣貢五材貢六貨貢七服貢八旂貢九物
貢先鄭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皮帛之屬
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
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旂貢羽毛物貢九州
之外各以其所貴瑤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
是也後鄭云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
幣貢玉馬幣帛也材貢櫨幹栝柏篠簜也貨貢
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旂讀如圓游之游旂

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此皆
倣禹貢言之然九州之物產或昔有而今無或
前美而後惡所貢之品亦豈必盡同耶

或問此篇如張氏說則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乃
禹之自言也曰台曰朕功歸于已安在其為不
矜不伐乎曰是無足疑也非獨斯二語臯陶謨
言之屢矣

臯陶謨益稷本一篇古文
分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

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

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
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非禹之自言於帝前
者乎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子弗子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又非禹之自
言于帝前者乎以常情觀之於善則稱君之義
無乃有違而禹曾不以為嫌臣曰祇台德君曰
迪朕德聖人之心浩浩其天又焉知德之在上

與在下也哉程子曰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
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即此可以知禹矣問
者唯唯而退總之虞夏君臣同心同德元首股
肱聯為一體其更相告語有如此者不可以叔
季之人情妄為測度也張氏亦嘗以此自難而
所以解之者未當故敢以鄙見參焉

禹貢之為夏書也傳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
首禹之王以是功正義曰初必在虞書之內蓋

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此不過順傳
為義耳林少穎曰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錄
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錄故謂之夏書此
即穎達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虞書之意後儒
皆遵用之夫隋書脩于唐未嘗謂之唐書唐書
脩於宋未嘗謂之宋書禹貢即夏史所錄而其
事則皆舜相堯時事也安得謂之夏書耶今案
董仲舒云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同一道

無救弊之政故堯典可繫虞而虞事可連夏馬
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鄭序以為虞
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
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揚子法言亦
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
左傳僖二十六年趙衰引夏書杜預注云尚書
虞夏書也此皆與虞夏同科之說無異而今所
行尚書本獨判為二書故有疑虞夏之分自東

晉梅賾所獻安國傳始者然左傳屢引夏書伏
生虞夏傳外仍有虞傳夏傳而太史公河渠書
引夏書曰禹抑鴻水云云許慎說文亦多引虞
書此皆在梅賾之前虞書夏書之分恐不自東
晉始也或曰左傳所引夏書有在今虞書者穎
達云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本周書以
箕子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推此例則說
文事關舜引為虞書左傳史記事關禹引為夏

書又何不可豈必當時書題已判為二邪此言最近理且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于鄭為商書而孔并于胤征之下以為夏書由是夏得九篇商止三十五篇明係嬗夏書太少故裒多益寡以意為遷就斯亦大可疑者至左傳文五年成六年襄三年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特以言出箕子耳明豐坊偽撰古書世學言其曾大父慶得箕子朝鮮本自神農政典至微子止後附

洪範一篇坊據左氏三引以洪範終商書非即判禹貢為夏書之故智乎

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傳寅為之解曰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者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其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

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凡
三句十二字而該貫首末無復餘蘊矣然百篇
之序朱子謂決非孔門之舊是周秦間低手人
作漢書藝文志以為孔子所纂非也同叔亦未
之察耳序本合為一篇古文引之各冠其篇首
今不用

禹敷土

陸氏經典釋文敷方無反
謂按敷史記夏本紀作傳

傳曰洪水汎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正義曰洪水浸

壤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文十八年左傳云舉八
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葉氏夢得曰辨
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守以任其事民各
有宅以任其力也渭按史記夏本紀禹與益后稷奉
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裴駰曰尚書傅作
敷馬融云敷分也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
依之傅即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令人分布治九州
之土地也

商頌曰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即此敷土之謂古
文敷與傳通大戴記敷土作傳土漢志以傳陽山
為敷淺原是也又與賦通左傳趙衰引夏書賦納
以言是也故索隱謂傳即賦左傳晉合諸侯之大
矢城成周士彌牟屬役賦丈亦傳土意也薛氏謂
敷如敷治之敷猶未相遠張子韶始云敷土即別
九州之義而蔡傳宗之沿襲至今經旨盡失謹按
書序三句總括一篇之旨而經文篇首三句則皆

禹未施功時事敷土又禹未出門時事也別九州
在奠高山大川句內不得如張氏所言

禹平水土非一手足之為烈當時佐禹者必衆內
而百僚外而羣牧並有其人禹自言暨益暨稷則
三人同行無時或離可知周語太子晉言共之從
孫四岳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人民韋昭云
共工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是四
岳亦禹之佐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古禹臯陶

久勞于外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是臯陶亦禹之
佐也呂刑曰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
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是
伯夷亦禹之佐也疏惟引八愷然杜預以八愷為
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為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則
八元亦有佐禹治水者蓋益主焚刑稷主播種伯
夷主秩祀臯陶主象刑偕禹循行天下而四岳倡
率九牧牧各擇其州內諸侯之賢能者賦功屬役

以令之事有專司責無可諉此所以八年而奏平成之績也不然禹雖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亦何濟之有

東萊書說云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有一定之規模在胷中分布九州之土甚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後施功喻如築城若尋常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聲勢

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此而已渭按
此喻甚切左傳宣十一年楚令尹蔣艾獵城沂使
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
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
旬而成不愆于素昭三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
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
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役
賦丈書以授帥城三旬而畢此皆所謂先定其規

模而後從事者治水與築城不同然事有大小難
易其理則一耳

隨山刊木

釋文刊苦寒反渭按刊漢書
地理志作槩顏氏云古刊字

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正義曰禹必身行九州規
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于時平地盡為流
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
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蘇

氏

軾

曰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

山表木

益稷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

舟陸乘車泥乘輶

丑倫反

山乘橐

力追反

隨行九州之

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正義曰史記

河渠書云禹抑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

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橈

音範

山行即橋

丘遙反

徐廣

曰橋一作輦

儿玉反

直輶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橐泥

行乘藁

子絕反

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藁山行則楬

居足反

藁

形如箕摘行泥上如淳云藁謂以板置泥

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為藁者患塗之泥也應劭

云楬或作櫟為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楬謂以鐵如

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也韋昭曰

楬木器也如今輦牀人輦以行也輶與藁為一櫟

與楬輦為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

孰是

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蔚蒙龍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一炬空之殊省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

隨山刊木有五利焉遙望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一也往來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獸逃匿登高避水者得安其居三也奏庶鮮食以救阻饑之民四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水之用五也

奠高山大川

釋文奠
田遍反

傳曰奠定也正義曰禮定器于地通名為奠是奠為
定也葉氏曰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
逆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形勢以
山川為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為主高山大川各定
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
地守也黃氏度曰高山山之會也谿壑隨大小行其
中衆水輳合於大川大川所以紀理衆小水也九州

皆有高山大川不獨五岳四瀆所謂刊旅滌源者也
董氏鼎曰自黃帝畫野分州九州封域已定矣禹治
水復取高山大川以別識之使各州之官率民以趨
事也

傳云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林
少穎曰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于刊木之下冀
州之上非序也故知孔說為不然渭按史記集解
引尚書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有之屬

二字即無病

蔡氏云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若究之濟河青之
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
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渭按呂刑禹
平水土主名山川正義曰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
先與作名但禹治水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
滅故當時無名者禹皆主名之不但如蔡氏所舉
境上之山川凡九州所言如冀之壺口岳陽徐之

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梁荆岐終南惇物鳥鼠
三危積石龍門皆高山也冀之衡漳恒衛兗之漯
青之濰淄徐之沂泗揚之三江荆之江漢九江豫
之伊洛瀍澗梁之江沱桓沔雍之弱水渭涇漆沮
澧皆大川也禹既為之主名因定某山為某州之
山某川為某州之川使守土者知所從事不容他
諉也

敷土是禹未出門時事冀土賦與某某充土賦與

某某此不過擇人而任之猶未知某山某川為當
治也及隨刊已畢高山大川歷歷可數禹于是定
某山為某州之山某川為某州之川使各治其所
有則法加詳矣山川既奠禹與益稷四岳俾九牧
各率其屬發人徒以就役或兩地先後興工

如自
盛口

而梁岐而太原岳陽而覃
懷衡漳皆先後次第興工

或鄰封一時并作

如九
河既

道則究之雷及灘沮與冀之
恒衡大陸不妨分曹并作

或決川之餘無及畎

澮

如呂梁既鑿遂及岐山淮
沂既又遂及蒙羽是也

或距海之後久乃滌

源

如治充時河已從碣石入海治揚時江漢已為三江入海而岷嶓積石之功乃在治梁雍時事

或為二州之界而臨事共協其力

如冀與雍豫兗共是河禹在冀

三州協力治河徐兗共是濟禹在徐而兗協力治濟徐揚共是淮禹在徐而揚協力治淮也或

歷數州之域而當境各任其勞

如江漢歷梁荆揚三州之域而揚治

三江荆治九江及江沱潛漢梁治岷岫及沱潛是各州之力不相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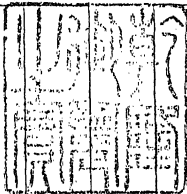
上下相維彼

此相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故能量功命日不

愆于素八年而九州攸同十三載而錫圭告成也

敷土已畢然後有導岍之行奠山川已畢然後有

壺口之事



禹貢錐指卷一